

自由世界

FREE WORLD

半月刊



自由世界

第三卷·第六期

殖民地的塑造 (半月瞭望) 編者 (五)

宗主國嗎? —— 武器的放下 —— 殖民地與「火」殖民地 —— 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 戰事基地的奪取 —— 中國看到了他的夢了

國民黨的內戰政略 志 (七)

進退失據的外匯政策 千家駒 (一〇)

內戰一年的檢討 秋 (一二)

論中國內戰 史其壽 (一六)

兩面政策碰了壁 具 • The New Republic

是回家的時候了 具 • The Nation

誰助長中國內戰? 具 • A. Pervertallo

盧森堡宮牆內外 黃樂風 (一九)

巴勒斯坦——中東的鬥雞場 沙 (二二)

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的論爭 史 • A. K. Harding (二五)

土耳其是怎樣的一個國家 史 • A. K. Harding (二八)

史衣入侍 (漫遊)

旅行雜記 史 • 杜德作 (二八)

財路 (小說) 史 • 謝華 (三五)

自由世界

第三卷·第六期

二十五年九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自由世界出版社

編輯委員 史其壽 千家駒 張維生 何東流

發行人 陳夏

廣州中華中路

總發行所 自由世界出版社

香港通訊處 郵政信箱四二四號

香港總社電話 5155 號

海外代理 新加坡新亞文化服務社

香港 香港書局

廣告刊例

封底外全圖廣告大萬元半
面四萬元封底內全圖五萬
元半面三萬元

● 基本定價一元五角

鮮明

殖民地的塑造



宗主國嗎？

自從中共飛機炸延安，馬司發表對中國時局共同聲明，和蔣主席發表八一三文告後，中國內戰已經成了定局，期望和平的人們已經失望了。回憶九個月前馬歇爾將軍初來中國時，中國人民對他抱着如何懇切的希望與信任，而今天他宣佈了自己的失敗，說「雙方似乎成不可能達成協議」了。

是誰使他失敗的呢？

單是半個月來的事實就足以顯示馬歇爾和司徒雷登調解失敗的原因。安平鎮事件前後，中外人士都指出美國給予中國內爭一方的援助是中國內戰的原因，並大聲呼籲美國撤退駐華軍隊。可是繼美國務院八月五日宣稱對華政策不變之後，美駐華第七艦隊司令柯克上將於八月十二日聲明不撤退美陸戰隊，帶着巨型坦克等重裝備的美軍不斷在平津公路巡邏，大批美國製造的毒氣彈正運到徐州去準備用於蘇北攻勢中，而美國陸軍次長白德森現在又進行把價值三億五千萬美元的戰時剩餘物資交給國民政府。美國既這樣積極支持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內戰，馬歇爾的調解至少也是無效果的努力，何況在過去的「調解」中，馬歇

爾事實上是處處袒護國民黨的。

美國的政策固然鼓勵了中國的內戰，中國的反動派之蓄意要以武力維持獨裁政治，也是內戰的主要原因。蔣主席的八一三文告不啻內戰的宣言。滿紙「共黨割據地盤」，「共軍破壞阻斷交通，共黨「擾亂和平」，共黨「不是遵循通常民主方式的政黨」的字句，他這篇充滿殺機的文告是在製造「剿匪」或「戡亂」的理由。民主同盟領袖羅隆基說「蔣氏的文告，與其說是幫助了和平談判，不如說是阻礙了它，因為這文告企圖把一切罪過推在中共身上，」是最切當的批評。

邊打邊正談發展為全面內戰了，可是「討伐令」還沒有下，周恩來還沒有離開南京，馬歇爾也還沒有離開中國，和平似乎還有希望。但是不。「討伐令」之所以還沒有下，是因為「討伐」的「理由」還沒有製造得充份。八一三文告，讓責中共進攻大同的聲明，以及所謂「息爭會議」的建議，在製造「理由」上都還是不夠的；而在社魯門曾經說過中國現政府為一黨政府之後，這個政府雖然是「被承認的」政府，也還不够下堂皇的「討伐令」。因此「自動改組政府」而把一黨政府裝出容納各黨各派的外貌，將是下「討伐令」前的不可少的一着。

然而反動派在引誘各黨派參加其「自動改組」的政府時，並沒有把它的淨面目隱藏好。李聞的血還沒有乾，民盟主席張瀾氏又被特務毆傷了，上海南京的恐怖行為與全國對民主份子的壓迫正變本加厲。除了曾琦、劉東巖等逐臭之夫外，誰也不願參加這個「填政府」。

在這時候，未證實的消息說中共有意把中國問題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民盟領袖章伯鈞氏說道比較「把中國犧牲在美國的自私政策下」要好。可是費身投毒無耻的人們竟主張請託美國代管「糾紛區域」的行政權，比過去要將最後決定權交給馬師的建議更進一步向美國投靠了。由於中國政府投靠得緊，由於美國爭奪殖民地與反蘇基地之切，美國是不願把馬師和美軍召回去而讓中國自己處理其問題的。可是全中國人民都要像吳曉先生一樣抗議：「美國，美國憑什麼資格來處理中國問題呢？它是我們的宗主國嗎？」

武器的放下

內戰的烽火在蔣主席發表八一三文告後的數天內就蔓延了全國。內戰的主要指揮者陳誠十八日從結嶺回到南京後，中央軍就在隴海路、蘇魯邊、晉北、東北、熱河各綫展開廣泛的攻勢。陳誠親赴徐州鄭州各地督戰，使用的兵力連國民黨全部兵力百分之八十五，比較八年抗戰中任何一役使用的兵力都要多。空軍於十九日第二次襲擊延安，並在各綫協助地面部隊作戰。海軍也自長江的支流一直駛上運河達二十五英里，越過中共的據點邵伯，威脅那裏中共軍的側翼。同時空軍又把大批催淚彈和芥子氣彈運到徐州前綫。聲勢洶洶，大有「滅此朝食」之概。

不願束手待斃的中共也採取了自衛的步驟。

延安解放日報十六日發表社論，號召全解放區人民動員起來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張家口電台十九日廣播一項命令，動員軍民對國民黨的進攻實行抵抗。駐南京的中共發言人說中共已動員起來採取主動的防禦了，但是這並不是說中共有以武力打倒蔣主席或國民黨的企圖，而運動員令也並沒有阻止內戰中進行政治解決。

由於雙方實力都強大，這次內戰短期內不易決定勝負。但是短短的十幾天內的事實，也足以顯示出勝劣的趨勢。

自七月到八月初旬，一個多月的攻勢中，中央軍已損失兵力十萬人左右。此後中央軍放下武器與被擊潰的消息也如雪片飛來；內戰愈激烈，反內戰的人就愈多。本月一日又有昆明第五航空總站駕駛員宋志良和氣象測量員章會初繼劉善本之後退出內戰，抵達晉冀魯豫邊區。二日中央軍佔領蘇北海安遭受新四軍反擊，喪失了兩個師。八月初進攻魯南區的中央軍有八千餘人被殲滅或放下武器。十日八路軍反攻臨海路，殲滅中央軍和偽軍三千餘人，並使二千五百餘人放下武器，繳獲美式坦克十二輛，迫擊砲數門，小砲二百餘門，輕重機槍約三百挺，步槍三千餘枝。戰至十八日，隴海路中段中央軍損失已達一萬五千人，其中有蔣嘉賓起義反戰的五千人。進攻同蒲路時，中央軍有五萬人開了「小差」。其他各綫取攻勢的中央軍也都紛紛受挫，愈打愈捉襟見肘。從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中央軍傷亡已達十三萬人。

中央軍準備了很久，而且選擇最有利的時機與地點來發動攻勢，於城初一個月的交鋒里就受了這麼大的挫折，如果繼續作戰下去，後果如何，不難預測。解放日報的社論說得對：「蔣介石



且 情 溫 的 場 場

在軍事上僅僅有一個優點，就是美國供給他的武器，此外都是弱點。他的兵心厭戰，僅僅這個弱點就已經可以抵消他的優點而有餘，一切高妙的武器，都可以被他的士兵「放下」的。」

殖民地與「次」殖民地

蘇聯廣播評論員馬西努十日廣播說：「美軍監督下的日警槍殺中國人，與中國反動力量使用美機轟炸延安事件恰是遙相呼應。」英國一雜誌記者也這樣寫：「國民黨反動派所挑起的內戰，

將幫助日本侵略者重新侵略中國，並培植日本帝國主義新的侵略力量。」這些都是最值得中國人深省的話。「勝利」以來，中國大踏步向殖民地之途走去，還未到一年就已經重新受到戰敗日本人的欺凌了！

日本之敢於欺凌中國並不是偶然的，那是表明：第一，美國在寬容與扶植日本的反動勢力；第二，在美國的眼裏中國是比日本和菲律賓還不如的「次」殖民地。

日本的反動勢力得到美國這樣的寬容與扶植，一年來有不可勝數的事實足資說明。別的且不論，就單就保留天皇的憲法在衆議院通過，政權仍握在大財閥的御用政黨——自由黨和進步黨的手上和以壓迫為職志的警察特務機構的繼續存在這些事實，就可以看見日本和戰前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個麥克阿瑟庇護者而已。

滿足於目前日本的情形，美國政府要急急地結束佔領的工作，使別的國家（當然主要是蘇聯）不能更改美國所製造成的日本一絲毫，而日本就可以某種條約上的和經濟上的關係成爲美國的衛星國家。國會議員羅賓生之主張結束佔領日本，是代表著美國反動集團的意見的。

但是在蘇聯（可能還有英國）反對之下，爽快的結束佔領顯然是不可能的。於是轉彎抹角，艾其遜於十三日在盟國對日委員會上提議：「以前曾在太平洋作戰而現在東京駐有代表團的十一個盟國應由委員會邀請他們派代表正式參加盟國對日委員會。」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要推翻莫斯科會議中四國共管日本的議案，代以美國所更替容易操縱的十一國組織的機構。但是這個建議於十二日會議上給蘇聯、英國和中國的代表否決了

。英國之所以反對這建議，是因為不願意看見美國獨霸遠東。中國之所以敢於違反美國的意志，朱世明也說得很老實：「本國政府電令，不反對邀請其他國家，但須經四強中大多數同意。」這是一貫的追隨尾巴的外交，自己無主見，看見英蘇兩國對美國一國時才取消原來對美國議案的「有保留的接受」。

美國所滿意的日本現狀，日本人民是否滿意呢？不久前日本政府提交議會的勞資關係仲裁法案，實際上把工人爭取各種權利的權利剝削殆盡了，引起了工人的大罷工。最近的對工資收入者徵收所得稅的法案又引起了工人的反對。七萬五千的農民和工人於廿四日在皇宮廣場舉行了東京最大的示威運動，舉出了「廢除重稅」、「打倒吉田政府」等標語。佔領當局派出「全副武裝之憲兵監視示威者，甚至反間諜人員亦被派携帶手槍到場巡視。」（中央社東京廿四日電）麥克阿瑟是如何週到地庇護着吉田政府！吉田政府又是如何殘酷地剝削壓迫着人民！

不獨此也，在擬議中的日本土地改革法案不久又要在議會提出了。這個法案和蘇聯所提出的結束日本土地封建私有制的建議大相逕庭，是只有利於大地主而不能解決實現日本土地改革的問題的。美國為什麼要反對蘇聯沒收大地主土地的建議而保留日本土地的封建關係呢？很明顯地那是因為封建關係是很好的統治手段，也是保持美國對日本的經濟優勢的方法。

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帝國主義統治殖民的方法是比從前狡猾了。它在最「寬大」時已不新惜「獨立」的名義。在經濟與政治的控制力鞏固的時候，一紙條約或一

部「憲法」就可以羅網住一個隸屬的民族。菲律賓實是最顯明的例子。假手菲奸羅克薩斯來統治這個殖民地，和美國官員直接來統治有什麼分別呢？日本和中國，以至於朝鮮南部，也正在這個模型內塑造着，而塑造的最大工程就是扶持當地反動的買辦性的統治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難了解英國允許印度成立新臨時政府的「慷慨」。

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新政府已於廿四日得到英皇的委任了，並且定於九月二日宣誓就職。國大黨總算是在對同教同盟的鬥爭中艱難地產生了形式上統一的政府，雖然同盟還在抗爭着。照英國政府的規定，這個臨時政府將執政到制憲會議制定獨立印度的憲法和英國正式廢除統治之時為止。制憲會議將於九月間開會。這是不是說九月間制定「獨立」憲法之後印度就可以獨立了呢？不，沒有這樣樂觀。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開始選舉的制憲大會，事實上並不是以民主的方式產生的。選民並不多，選舉是在英國所操縱與分化之下進行。選舉的結果很叫英國滿意，如許多英國報紙所指出，這次選舉的結果，證明印同的裂痕更尖銳化了。英國是賴印度內部的分裂來維持它的統治的；在印同的矛盾中，在「印度聯邦」與印度內部各王公的矛盾中，在印度各王公與人民的矛盾中，英國將能操縱這制憲會議而制定一部保護英國實權的憲法，這部憲法和英國並未減削的經濟軍事控制力將能繼續維持英國對印度的統治。

印同的矛盾在這次組織臨時政府的運動中表現得最為尖銳。國民大會黨領袖尼赫魯在總督魏爾遜邀請之下進行組織這個新政府，同教同盟領袖納納拒絕了他的計劃，發動了「直接行動」的鬥爭，演成了騷動與流血慘案。在加爾各答四天的騷亂中，死傷人數達二萬八千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加城遊行的人民喊出了「印同兩族團結起來」的口號，而英國統治者却站在一旁對印度的鬧騰之門滿意地微笑了。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技術，被壓迫的人民還不清楚麼？

戰略基地的奪取

巴力斯坦也是在帝國主義這種統治技術之下紛擾着。自從英國提出分割巴力斯坦的計劃之後，美國遲遲未表示可否，英國方面以為杜魯門打草驚蛇到美國會選舉之後再來採取行動。據美聯社傳英政府消息靈通方面說：英國將於下月請求聯



圖田 傳八本美

合國託管委員會委任英國單獨託管巴力斯坦，「英國當然不會放棄這塊聖地的委任統治，而且從來也沒有考慮過要放棄。」（廿一日倫敦電）在英美未能達成妥協期間，英國用殘酷的手段阻止猶太人移入巴力斯坦。猶太人的血還在繼續流着。（請參看本期「巴力斯坦——中東的鬥場」一文。）

距巴力斯坦不遠，英國又正以武力干涉伊朗的內政。公民黨三個人入閣與沙丹納政府宣佈了進步的政綱，引起了英國的干涉。在英國的壓力下，伊朗中央政府已在伊北進行搜查所有「非法」武器，又在庫茲斯坦將所有公民黨的工人領袖逮捕。在不久前蘇軍已撤離伊境而伊朗已無問題之後，英國和美國還堅持要在安全理事會中討論伊蘇問題，現在英國認為伊朗有了「問題」，却不在安理會中討論而要用武力來干涉了。「爲什麼不把這個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呢？」蘇聯消息報質問着。

爲什麼呢？因爲英國（和美國）要控制伊朗作反蘇的軍事基地。反蘇基地是英美所追求的目的，在遠東如此，在中東也如此。「環球」戰事缺少中東的基地是不完全的，因此達達尼爾海峽的控制權在英美是勢所必爭。

關於這個海峽的蒙特婁條約已屆期滿，蘇聯已向土耳其提出正式照會，要求更改條約，由蘇土兩國聯防這個戰略要地。接到蘇聯照會之後，土耳其便和英美當局頻頻磋商。美國於廿一日公佈致蘇聯的照會，表示反對單由黑海各國來管制這個海峽，美國雖然不是蒙特婁條約簽字國，也要參加條約的修改。美國這樣表示之後，土耳其也拒絕了蘇聯所提蘇土聯防這海峽的要求。同時，美國派了航空母艦「羅斯福」號到東地中海去

示威，美海軍又在北極舉行演習，有以武力壓迫蘇聯屈服之勢。既非黑海國家，又非蒙特婁條約簽字國，美國憑什麼要過問距其國土數萬里以外的達達尼爾海峽的事呢？這不是任何外交詞令所能解釋，任何解釋都只有暴露美國反蘇的戰略企圖。

中國看到了它的影子

歐洲之所以多事，主要的也是因爲這一點。和平會議是在並不十分和平的空氣中開下去，以霸主自居的美國處處要壟斷會議，不斷地尋覓寬隙以損害蘇聯。表決法爭執過後，又有和約投票權問題的爭執，美國代表竟違反他在外長會議中所作的協議，主張非宣戰國也有權對和約投票（如法國投票於對芬蘭及巴爾幹各國和約，美國投票於對芬蘭和約）。

已經達成協議的里雅斯特港問題，在和會中又發生枝節了。美英把的港轉運權利解釋爲自由使用這個自由港和內地聯絡的鐵路和公路，而蘇聯則主張把這種權利只限於適用於的里雅斯特自由區以內。（請參看本期從「盧森堡宮牆內外」一文）。

Peace還沒有在巴黎安坐，Mars 又要在南歐出現了。美國軍用飛機頻頻地非法飛過南斯拉夫的領空，美國戰艦以威脅的姿態在地中海遊弋着，還表示要長期留駐在地中海，又準備和英國海軍「共同訓練」。關於美機非法越境，南斯拉夫提出抗議，美國置之不理。後來有兩架美機故意飛過南境而被迫降落，跟着美國就向南國致通牒。誠如南國「波爾巴」報所說，美國這樣做是要「藉口進行預先審判好的反南斯拉夫運動。所有這些都是當南斯拉夫的聲望在和會上日益增加

的時候發生的。不是嗎？美國高級外交人員就這樣表示：「西歐盟國以強大的經濟壓力加諸南斯拉夫的時候已經到了。」（美聯社廿五日電）而美國扣留多瑙河上的南斯拉夫船隻至今也還沒有放。這樣事實刻畫出美國多麼露骨的挑釁態度。

西方強國不忘情於侵入巴爾幹，自然不能放棄對希臘的干涉。希臘的人民解放運動被英國所支持的希臘通敵份子壓碎了，反動的政權在英國槍刺監督之下「選舉」成立了，英國至今還在希臘駐軍，援助希臘傀儡政府「清剿」北部的人民勢力。像美軍登陸與留駐中國一樣，美軍並沒有在希臘和納粹作戰過，只在德軍被蘇軍擊退却後不血刃而佔領了希臘，直到一年之後還賴死不肯撤退。爲着和平，烏克蘭把希臘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是適當的；而爲着防備帝國主義勢力危害巴爾幹各國的安全，保加利亞要求收復舊界色雷斯西部也是應當的。

八月廿六日

本刊啓事

本刊現已設通訊處於香港德輔道中六十七號B，各地讀者如有所指教、垂詢或賜寄稿件請按上列地址投寄爲荷。

編輯部啓



國民黨的內戰政略

——初秋風雨一夕談

思 慕

伏處小樓，黃昏吹來颯颯的初秋風雨，幾月來的暑熱已消了不少，肉體陡覺清涼，但心緒還是像熱鍋上的螞蟻那樣焦灼。遙想這廬山，逃避和平談判，完成了內戰部署的巨公們，這時應可以怡然下山，像尼羅王那樣，在他們自己所燒起來的烈火之前，彈瑟琴以自娛吧。想到這裏，忽報客至，稍事寒暄，便扯到當前的時局了。以下是主客問答的一夕話。

客：自馬司聯合聲明和蔣主席的八一三文告發表之後，和平談判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全面內戰却如野火的燎原。但馬歇爾和司徒雷登却似乎還不放棄他們所謂調處，復與周恩來會談。究竟到這時候，馬司的調處還有甚麼意義，會有甚麼效果？

主：美國的調處，誠如馬司聲明所自承認，是失敗了，但馬司如還要繼續調處，民主黨派和人民是不會反對的。因為對於他們，和平是太可寶貴了，只要有一線的和乎希望，他們都不肯捨棄。這是周恩來在馬司聲明以後還宣稱願意他們繼續調處的原因。

但是從迄今天的事實看來，正如解放日報的指摘，馬歇爾總調處，內戰的範圍却愈擴大。在美國無意執行杜魯門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聲明和莫斯科外長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以前，馬司的調處對和平是沒有甚麼積極意義和效果的。不過，在國民黨好戰份子方面，正要利用馬司這樣的調處。

客：這點請解釋一下。

主：國民黨當局已決心打內戰，這是不待說的，但是美國一再灌油一面救火式的調處並沒有妨礙到他們這種計劃而反予以便利。自從政協會閉幕，馬歇爾從美國再回到中國來以後，他的調處實際上只是站在國民黨一方面，替國民黨奔走，而壓迫中共讓步。國民黨利用他來傳遞條件，昨天要中共軍退出長春，今天要求中共自五個地區中退出，並須同時撤退其地方政權，明天更不知要求甚麼，不管這些要求跟馬歇爾所促成的政協決

議停戰命令和整軍方案怎樣背道而馳，怎樣違反杜魯門總統聲明和莫斯科外長會議決議的精神，馬歇爾還是不辭勞瘁地以調人的姿態代國民黨向中共提出。如果中共接納，國民黨好戰派可以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如果中共不接受，他們也可以振振有詞，把談判破裂和全面內戰發動的責任歸諸中共，並可以向馬歇爾交卷。同時，這樣的調處又為國民黨軍事當局爭取時間，俾有餘裕來作內戰的軍事部署和獲得較優的戰事地位。即使軍事調處工作也是有利於國民黨的內戰計劃的。在發動攻勢之後，國民黨軍隊進攻或處於劣勢的時候，美方所主持的軍調部便派出小組去調處。例如西走的李先念部威脅到川陝，中原停戰二十天的協議便成立，大同的國民黨軍，陷於孤立，執行小組便去解救。但像蘇北那樣大規模的戰事，國民黨軍佔了一個城又一個城，軍調部還是隔江觀火，無所動於中。這樣子，美國的調處便成為國民黨好戰派一種稱心如意的工具，在內戰進行上少不得的了。今後國民黨自然仍充分利用馬歇爾以至司徒雷登的調處，如通過他們來進行所謂「政府改組」等等，來欺騙中國人民和世界的。

客：但是，這幾天來報上不是傳說中共方面主張把中國問題提交聯合國組織和英蘇參加調處嗎？而國民黨方面却認爲把內爭提交國際干涉是盡國家體面的事情，中共在法理上也沒有資格向聯合國提出，你以爲如何？

主：國家體面已經給國民黨當局丟盡了，他還配談體面嗎？但他們生怕美國，——他們的「宗主國」——以外的國際干涉却是真的。所以，蔣主席在廬山一看到大公報的「國際干涉之濫」的社論，便上了肝火，連忙叫智囊陶希聖在力行日報大寫文章把半官的大公報也罵個狗血淋頭，跟着各地的御用報紙都舉起向「國際干涉」論下總攻擊，青年黨的左舜生也舉着似的發表談話說「本黨堅決反對把中國問題交安全理事會或三國外長會議。」國民黨當局所以這樣畏忌，因爲，正如章伯鈞氏所指出，「三國

樣把中國犧牲在美國的自私政策下。」

中共是不是真個要把中國問題提交聯合國，沒有證實，但是，作為中國的人民，中共縱使在法理上沒有資格向聯合國正式提議把中國問題列入安理會議程之內，也有權向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會議呼籲和控訴。這因為當前中國問題已不是單純的內爭，而是添上了美國的干涉；這種干涉不僅助長中國內戰，而且，因為牠含有確保反蘇根據地的意味，足以威脅世界和平。這樣，中國問題已成為國際的問題，有待於在國際範圍內解決。根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得將足以引起國際磨擦或「危及國際和平」的「情勢」或「爭端」，提請安全理事會或大會注意。美國軍事「援華」和駐軍中國之已構成「足以引起國際磨擦」和「危及國際和平」的「形勢」更甚於英國對希臘的干涉，安理會既可以討論到希臘英駐軍問題，自也可以討論到中國問題。還有一層，雖說中國沒有參加莫斯科外長會議，牠的決議，中國不受拘束，但參加該會議的美國却有履行決議的義務。比方以會議關於中國的決議的第四項來說，牠明白規定「列強必須信守不干涉中國內政，並在最早可能的時期撤退外國駐華軍隊」。現在，美國顯然違反這個決議，既在軍事援華的幌子之下實行干涉中國內政，又於蘇軍撤離東北幾個月之後仍藉口維持秩序不肯撤退駐華美軍。這樣子，即使「奉贈朋友，莫予家奴」的國民黨當局，巴不得美軍永遠留駐中國幫他們的忙，蘇聯和英國也有促使美國履行牠對三國外長會議決議的義務。所以，不管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分子願意與否，在秋間開會的聯合國大會席上，中國問題是可能被提出來的。

客：我新近看見八月十六日的上海的御用報紙申報有一篇社論「國際干涉乎？人民公斷乎？」，反對前者，而主張後者，而所謂後者，就是「廬山談話會」一類的把戲。但現在，這把戲像是流產了，你看，這是怎樣一回事。

主（帶笑）：廬山談話會又名「息爭會議」，是那位醜態派頭子，表字慕韓的曾琦先生出的好主意。這個會文正的本家在政協搗鬼以後，傳說接受了十七萬萬元的厚賞，已死心塌地，願為不貳之臣，正像過去之向榮業與（梁道志鴻）獻詩那樣，竭誠要同蔣主席獻策。他揣摩蔣主席的心理：第一要對中共大張撻伐，但以「民意」製造的不够為苦，其次，中共和平盟都要求重開放政權，名正言順，蔣主席也苦於無法應付，於是他便打算在廬山上廬山時獻上召集各黨派領袖，「社會賢達」和省市參議會議長在廬

山開談話會，以製造「全面混亂」的「民意」的妙計。然而，像這樣的內戰會議，中共民盟固絕不會參加，甚至潔身自好的無黨無派人士也不願置身其間，起如果召集來，只會變成國民黨花臉與青年黨丑角鬧起門來一唱一和的滑稽戲，絕不能代替政治協商會議。而且，如果國民黨當局要選各黨派代表來共商國是，放着把政協代表不理會，而另開這樣的談話會，對國際也說不通。青年黨顯爾這會議來增加牠的身價，國民黨內明白贊成會琦這種高見的雖有CC系所主持的中央日報和申報，但比較上贊成恢復政協的政學系却不以為然，由吳鼎昌和張羣之否認召開廬山談話會就可看見政學系的態度。有了這種種原因，會慕韓在「親見」蔣主席時，連正式提出也不敢，只把青年黨機關報中華時報主張召開此會議之社論呈閱，這自然不會得到嘉納。會慕韓上廬山被放在沒有電燈的山頂屋子裏，已是一肚子氣，其後又碰了這一個釘子，正合得「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兩句話，而且青年黨又在鬧分裂，南京青年黨員周洛道等正演着雙包案，發表宣言醜詆曾左李等，這也够會等頭痛。

客：不過，這幾天國民黨方面所提出的「政府改組」又像是密鑼緊鼓，勢在必成，盛傳會琦將任教育部長，劉東巖任次長，林如璣任政務委員，青年黨大概快可以「彈冠相慶」了吧？

主：自脫離民盟以後，青年黨已完全露出牠的熱中無恥的野鴉政客的面目，對於國民黨當局的阿諛奉承，唯恐不及。舉最近的例子來說，蔣主席八一三的文告發表之後，會琦便來一個談話，把蔣主席捧捧一頓，什麼「會胡」，什麼「會仲」，雖然頌揚不得體，他倒是肉麻當有趣。又如中華時報最近發表了一篇醜詆解放區的社論，連國民黨特務通訊社和特務報污蔑中共的話，如說解放區「強迫婦女獻身參軍英雄」，「鼓吹兒子親手殺死父親」，組織「聽房隊」，「聞香隊」等等也引用來做論據，不僅沒有政黨的道德，而且「有背於做人的道德」。這樣的吮癩涎痔的殘片奴才在「政府改組」時主子論功行賞，分給他們個把部長，以至個把院長，也是應有的事。

客：可是，所謂「政府改組」又是什麼把戲？會不會真正成爲事實呢？

主：你的看法怎樣？

客：這大概是國民黨方面所謂「主動實施政協決議」的計劃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吧？

主：對了。蔣主席在八一三文告中會提出的六項處理時局的方針，認為是「政府無可旁貸的職責」，其中第二項：「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務求從速實現」就是指「政府改組」。不過，這一目的的不只表示國民黨要「主動實施政治協議」，而且還想把獨裁政府粉飾成「舉國一致」的政府，來遮掩和分損發動全面內戰的罪惡。合衆社上海八月廿日電引觀察家的話說：「如果以改組後的政府名義或國民大會名義來下討伐令，就可以堂皇地說是人民的意志」。這種觀察不無道理。

客：爲此而設的「政府改組」，中共當然不會參加了？

主：中共參加改組政府的前提是無條件停戰和重開政協，現在國民黨決不會接納這兩個條件，中共參加改組政府自無從談起。不過，照我看，國民黨這回企圖「主動」改組政府，實際上不要中共的參加。報載馬歇爾會於八月十八日自特爾致電周恩來，詢問周氏中共是否將提出他們的候選人名單，以便參加改組後的政府，只是想表明國民黨已經「仁至義盡」，杜魯門吩咐的「擴大政府基礎」，沒有中共參加，是應由中共負責，儘可以向杜魯門繳卷吧了。

客：但是，國民黨當局似乎還設法要拉民盟的分子參加呢？

主：是的。御用報紙還傳出政府「屬意」民盟張君勱和黃炎培兩氏之說，前不多時，且傳吳鐵城爲此事親訪張君勱。國民黨的用意是不難明白的。三月以前國民黨政府來過一次「改組」，請進了兩個所謂「無黨無派」的俞大維和王雲五，依然粉飾不了牠的獨裁面目。這回「改組」如果「

各黨派人士」中只有御用的青年黨參加，也是等於無。所以，拉一兩個民盟份子參加，裝點門面，是國民黨多方設法要達到的事。而且，過去把青年黨拉出民盟，只使到民盟更團結更淨化，分化的陰謀不算成功，現在自又想散佈「屬意」民盟某人某人的空氣，再分化民盟。這種技倆是够卑劣的。

客：你以爲這種陰謀會成功嗎？

主：民盟的領袖不是傻瓜，他們知道他們的政治前途在於站在民主的一邊，人民的一邊。參加與人民爲敵的政府，替國民黨分擔發動全面內戰的政治責任，你猜民盟領袖會上當嗎？七月廿九日民盟留滬代表集議，決定除非政協會議或類似會議所決定之改組政府，決不參加。其次，在民盟的領袖李聞被暗殺後，民盟發言人表示，特務機關如不取消，民盟不參加政府。現在，李聞案的偵查結果仍遲不公布，而民盟主席張爾老先生又以被特務毆辱聞。除非民盟人士願意入地獄，跳火坑，他們是決不會參加改組政府的。

客：這樣說來，所謂「政府改組」縱成爲事實，也只成爲全面內戰政府，內戰還是打下去，而且更擴大。

主：我恐怕就是這個樣子。

談到這裏，主客相對無言，時近午夜，風雨亦止，客只得告辭，憂鬱於色。主人在更增的憤激和焦灼中，豫備熬過一個失眠的夜。

(八月廿三日清晨)

編者與讀者

緊接着日寇投降之後，爲國民黨反動份子所發動，美國所支持的內戰，現在已經快打了一年了，全國人民和國際愛好和平民主人士所渴望的和平息爭，因蔣主席八一三文告和馬司聯合聲明發表，已瀕於完全絕望，持久而慘烈的戰禍將無可避免。劉思慕先生的文章是從各方面來分析國民黨當局

內戰作了一個總的檢討，對於我們認識當前險惡局勢，都有很大的幫助。新共和週刊和民族週刊的兩篇社論，是陳翰笙先生最近從紐約寄來的，這兩篇文字寫於李聞血案發生之後，充份反映美國自由主義者對中國局勢的一般見解。A. Perovitch 的文字則代表蘇聯人民的觀點，都足供我們參攷。在全世界的殺伐聲中，這兩週來爲世人所矚目的，有正在薩森堡舉行的和會和起於蘇土共同設防達達尼爾海峽，修改蒙德

其條約等等問題的地中海的緊急風雲以及美蘇對於巴力斯坦問題的爭執。關於前者，黃藥眠先生的文章已經替我們作了詳盡的分析，關於後者，沙溪先生關於巴力斯坦的文章和惠風先生關於土耳其的譯文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可貴的見解和材料。文書方面這一期登載陳翰笙先生的創作，這是有現實意義的作品，作者採用了許多廣東方言，這對於粵港一帶的讀者，會感到特別親切吧。



進退失據的外匯政策

千家駒

改定美匯牌價的總評

八月十九日上午十時中央銀行正式改定美匯新牌價為三三五〇元，比以前的二〇二〇元（這是三月四日訂的），計漲一三三〇元，即約提高百分之六十五。中央銀行外匯審核處於十九日晨並以第七十二號通告通知指定銀行及核定經紀人謂：「中央銀行核准申請買賣外匯者一律按新公佈匯率結價」。但已經結匯者則仍照舊價結算，外匯匯率調整後，前訂之一切外匯法規仍無變動。中央銀行對黃金之配售，十九日上午以每條二百六十五萬元之價格，配出黃金一百九十七條，即較前一日之黑市價二百萬元，約提高六十餘萬元。

當中央調整新匯率公佈之前一日，中宣部彭學沛氏曾代表宋院長子文發表長篇之聲明，說明此次調整匯率之原因，希望實施以後，「應獲得下列幾種良好結果：一、鼓勵輸出，減少輸入；二、激導僑民匯款回國；三、扶助國內生產事業」。十九日晨復由上海吳市長召集滬市各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及常務理事，勸其協助政府，勿刺激物價，尤以對於與對外匯率無關之國內貨物，切勿藉詞提高物價，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氏復發表談話表示數點：「一、此次調整匯率，主要原因為扶助工商業，鼓勵生產，增加輸出，減少輸入，此為國家既定政策，希望全國上下共同合作。二、國家運用黃金政策，早具決心，投機者將自食其果。三、此次調整匯率，政府籌思已久，具有絕大把握。四、備匯可隨此刺激而踴躍。五、機器結匯已開新路。六、中外廠商合作，先由外商接受定單，至定貨裝船三個月以前，即可結匯。」以上便是官方對於此次調整匯率的準備與措施。

美匯匯率調整後市場上發生怎樣的反應呢？以上海市場來說：據合衆社的報導：當日上海洋貨最低限度漲三成，物價漲風方興未艾，國貨價格，雖經吳國楨市長呼籲商人遏止漲風，但事實上則毫無效果，米價雖無即時之反應，但不少米商均將貨收儲以靜觀變化。至於各地市場，在聆悉改訂匯價之消息後，無不呈空前之混亂，美鈔、港幣及黃金頓起波瀾，

扶搖直上。這種市場的波動，到執筆時止，尙未靜止，仍在發展之中。

對於這一次美匯匯率之調整，在我們看來，與其說是意外，倒毋寧說是早在預料之中的，早在四月一日的本報上，筆者便曾在「對於新外匯政策的認識」一文中指出，要使匯價安定於二〇二〇元的水準，可以說是不可可能的，因為現在的游資力量太大，由於財政收支不能平衡，惡性通貨膨脹正在繼續擴大，政府所發出來的通貨，大部分變成了游資，這些游資就成為擾亂物價與匯價之重要因素；同時進出口貿易不能平衡，龐大的入超，也不可能使匯價安定在二〇二〇元的水準之上。惟當初中央銀行掛牌時，央行可以採取兩種變動匯率的辦法，一是外匯牌價隨時因市場之供求而變動，變動的幅度不要大，而次數不妨多，例如今天是二〇二〇，明天不妨二千一百。這樣就可以避免刺激人心，亦可控制市場。另一種做法是牌價不輕易改變，但一改變起來，便相當巨大，即突變而不是漸變；這一種策略是比較笨的，因其容易刺激人心，引起市場波動。不幸中央銀行所採取的正是後一種辦法。

何以我能早早便判斷外匯牌價必須變動，而且一變起來，便非巨大不可呢？這決不是官方所說的什麼減少入超，鼓勵出口，獎勵僑匯……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老實說，這些都是說說好聽的空話，最真實的理由便是一、惡性通貨膨脹；二、入超過於巨大，這兩者便是外匯匯率的致命傷。它使一切的官定美匯牌價非失敗不可。以第一點來說，我在外匯市場初開放時（三月間）曾經說過：就今天說，二千零二十元的比率是與黑市相平頭，甚至比黑市還高了一點，但是再過幾個月，鈔票的發行又增加了幾千億元，物價又提高了二三倍，那時大家就會覺得中央銀行這一牌價過於便宜，中央銀行既不能無限制的供給外匯，那時不是中央銀行改定牌價以遷就黑市，就變成了黑市牌價而獨立，但這種現象的產生可能在數月之後，而不一定是在一二星期之內。再以第二點來說，當外匯市場初開放時，宋子

文院長曾經自鳴得意的向二中全會報告說：「本席對於經濟財政金融素來不敢多發表意見，但對於此次政府開放對外貿易辦法覺得確有把握，我國輸出輸入之數量，可就戰前的統計為依據，現在既已有長期信用貸款，可購取大批物資，又有善後救濟的大量物資輸入，今後輸出入的金額無疑的可以相抵。本席曾聽有不明內容的人說，政府所撥美金五億元之法幣準備金，三個月可以用盡，本席敢負責鄭重聲明，現在採取的辦法，可以長期保持運用，絕對沒有枯竭的危險。」自宋氏報告發表後，我國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博士即痛加駁斥，馬氏列舉十五個理由證明出口一定困難，進口一定增加，進出口貿易決不可能平衡，而外匯基金亦非用光不可。

現在離宋院長「確有把握」的話才不過五個月，究竟誰是「不明內容」，誰是自欺欺人，真是不待智者而後辯了。

這次匯率調整之後，究竟能不能收到官方所宣傳減少輸入，刺激輸出的目的呢？這也許有可能，但我們是不能對它估計過高的。這是因為現在出口困難的因素，對外匯率與物價不能平衡不過是其中原因之一，而內戰擴大，農村破產，交通阻塞，稅捐繁重，成本太高，是我國出口貿易更大與更致命的打擊。僅僅提高外匯匯率而不停止內戰，穩定通貨，決不能挽救當前出口貿易的危機，這是顯而易見的。輸入今後也許可以減少，但輸入減少的原因，主要的怕還是基於國內購買力的薄弱。至於匯率提高以後，外貨價格提高，自然對於一部分民族工業是有好處的，但現在民族工業已經面臨崩潰，僅靠提高匯率，怕也不見得能起死回生吧。

但另一方面，因外匯匯率的調整，引起物價之急遽波動，（無論是舶來品或土產品）却是無可倖免的結局。舶來品漲價不用說了，土產品價格應該與匯價無關的，按理應該不受影響，但是一則現在物價已陷深重的虛弱症，實在經不起任何的刺激，平時無風尚且起浪，何況這樣大的風波，要土產品不漲價，真是談何容易。其次，土產品的物價與其他物價是密切相關的，當舶來品、原料仰給於國外的工業品、國產代用品，以及一切工資等等都漲時，土產品豈能獨在漲價圈外？所以新匯價一公佈後，所有物價均瘋狂上漲，這一點在改訂匯價之第二天上海市場，已經有充分的反應：「入口貨物幾乎漲了百分之五十，國貨也按比例上漲，肉類和蔬菜至少漲百分之二十，同時，販賣者則以法幣貶值百分之四十為抬高貨價的理由，當局現正注意米糧市場，米價雖無變動，仍在六萬三千元之數，但暗盤則不止此。」（合衆社廿日電）這種情形，正在發展之中。在物價波動的

情形下，人民所受的生活威脅自必加甚，剛剛調整的公務員待遇，又不足以應付新的物價水準，而工人生活費指數提高之後，設不增加工資，則必釀成嚴重之工潮。這些是調整匯價後可以斷言的結局。所以美匯牌價之更訂，利未著而弊先見了。

至於金價呢？美匯提高了百分之六十，金價也是勢必要提高的，但金價中央銀行一向沒有公開掛牌，而不過隨時配售，配售之價最低為一百六十萬元，最高為一百九十五萬元，當十九日調整新匯率後，報載中央銀行即以每條二百六十五萬元拋出一百九十餘條，這比以前最高的配售價約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但到第二天，金價旋即回落，開市已跌至二百三十萬元，收市僅二百二十萬元。這是因為中央銀行為控制投機市場的游資，故於次日以二一七萬元，拋出黃金以便法幣回籠；以圖減輕投機市場的壓力。我們相信金價在調整美匯牌價之後，至少也要在二百五十萬（十兩）以上，這才能與新牌價相配合。

美匯牌價這次調整之後，是不是能够長期穩定呢？我們的回答是絕對不可能，理由是在惡性通貨膨脹繼續之下，任何安定外匯匯率的辦法都是徒勞的。上次二〇二〇元的匯率還可以勉強穩定了五個半月之久，而新匯率則怕還不能維持那麼久。總之，祇要內戰繼續擴大，通貨惡性膨脹，金融政策終將成爲內戰中的犧牲品，這是無可避免的命運。財政是經濟的一部份，而外匯又不過是財政的一個環節，祇要通貨膨脹繼續一天，試問我們有什麼把握可以使外匯與物價不再上漲，有什麼方法可以保持它現在三五〇元的水準？總之，整個的經濟沒有出路，金融決不會有出路，今日的外匯匯率是高也不是，低也不是，所謂「進退失據，動輒得咎」可以說是當前外匯措施最恰當的批評了。

本刊徵求直接定戶

半年十二期 祇收港幣十二元

香港德輔道中智源書局代理



內戰一年的檢討

秋 士

內戰的炮聲緊接着抗戰的炮聲，承接着抗戰的結束，在我國廣大的幅員內，內戰由東到西由南到北的蔓延開去，到現在很快的又是一年了。

我們要問：

第一、內戰為什麼會發生？這是因為國民黨好戰派想要消滅異己的中共軍隊和所有的人民的武力，要取消解放區以及地方民主政權，於是他們訴諸武力，選擇內戰一途。

第二、內戰為什麼會繼續和蔓延？這是因為國民黨好戰派一意孤行，撕毀任何足以消弭戰禍實現和平的協定，同時得到美國兩面政策的幫助，使他們得以整軍經武，調兵遣將，放心的邊打邊談，邊談邊打。

第三、全面內戰為什麼終於爆發？這是因為國民黨好戰派罔顧全國人民的要求，置人們之生死於不恤，斷然拒絕與各黨派開誠合作，開放政權，實現民主，以奠定和平，反而堅持一黨獨裁。他們為着想鞏固專制的政權起見，悍然指使特務用種種卑劣和恐怖手段，摧殘人民反內戰求和平的運動，暗殺民主人士，並且想把中共的軍隊消滅，而不惜孤注一擲，進行「武力競賽」。

內戰一年間

回顧抗戰八年來，由於國民黨軍隊節節「轉進」，從華北、華東、華中、華南一直後退到湘西、貴州、雲南、四川、陝西各省，入山惟恐不深，於是谷口便給敵軍堵住了。但在敵後的廣大淪陷區域裏面，敵軍僅能控制着點和線，留出了大大的空間，在這廣闊的天地裏面，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國共產黨便伸了進去，在那裏展開了對敵的軍事和政治的鬥爭，擴大和組織了軍隊和民衆武力，建立了解放區和地方民主政權，於是東北有了中共部隊和民主聯軍，華北、華東、華中各省有了八路軍和新四軍、華南有了東江縱隊和瓊崖縱隊，形成龐大的敵後軍事力量。到了去年八月日本

突然宣布投降，於是一向以保存實力坐待勝利為得計的國民黨當局，他們的老謀深算這時便碰到了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怎麼樣接受日軍投降呢？現在不是以空閒換取時間的時候，倒是要如何飛快的去接收的時候了。因此蔣主席一方面便命令中共軍隊集中待命，不得移動，免使他們去收復更廣大的地區。一方面也顧不了什麼國家體面和政府威信，把敵軍偽軍一起請了來維持秩序，叫他們不要放下武器，而要專門去對抗共產黨，向來以叛國殃民為能事的偽軍，一下子變成了地下英雄。又由於請求美國海空軍的幫助，國民黨軍隊得以很快的輸送到各大城市。第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將軍以中共部隊在敵後奮鬥了八年，一旦敵人投降，自然應有受降的光榮和權利，也命令他的部隊去收復城市，接受敵偽的投降。在中共軍隊已克復的地方，國民黨的軍隊還是去接收。因此國共雙方的軍隊便到處發生衝突，衝突的地區日益擴大，內戰危機步步加深。八月廿五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對時局宣言，主張劃定防區，分別受降。蔣主席電達中共領袖毛澤東氏到重慶談判，八月廿八日毛氏應邀來渝。這次談判，時間拉長了四十三天，成立了雙方簽署的雙十會談紀要，確定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但國民黨當局並沒有放棄內戰計劃，在談判期間裏面，仍加緊軍事部署，美國空軍不分晝夜的幫國民黨運兵，許多剿匪手冊則匪密令之類依然發出，內戰的嚴重程度，並未稍減。於是乃有十一月十九日重慶民衆反內戰大會的舉行，成都五大學學生聯合發出反內戰宣言，昆明大學學生和學生的反內戰運動，這樣便湧起了一個全國反內戰的高潮，要求實現和平民主，要求美國勿干涉中國內政，撤退駐華美軍。

此時美國民主人士及輿論，對赫爾利也施以猛烈的抨擊，於是赫爾利憤而辭職。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總統發表了對華政策聲明，認為必須促成中國和平民主，建立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同時任命馬歇爾元帥為駐華特使，從事調解中國內部的糾紛。十二月廿五日英美蘇三國外長又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成立了協議，一致認定中國必須和平，由各黨各派參加組織的民主

政府必須成立。這樣赫爾利的政策既被清算，國際形勢亦為之改觀，大有利於中國的和平團結，國共會談也獲得了協議，於是全國停戰的命令遂於今年一月十日與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而同時頒布，隨着成立了商討停戰整編的三人委員會，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及其所屬各小組，出發各地執行實施停戰命令和調處衝突的工作。

可是國民黨好戰派在美國對華的兩面政策的鼓勵之下，一切協商、談判、停戰、調處，仍被他們利用作掩護備戰的機會和條件，因為美國源源的供應他們武器，幫忙他們運輸軍隊和保護交通，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備戰的時間，而協商、談判、停戰、調處等等，則恰恰是對他們假以時日。因此自停戰令下迄今的八個月當中，不僅是內戰不能消弭，並且是蔓延開來了，由關外到關內，由局部到全面，直至中央飛機轟炸延安，放起了空內戰總爆發的信號。

根據報章發表的不完全的統計，自停戰令下以後四個月內，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共解放區達三千五百次，使用兵力二百餘萬，佔領縣城十九座，村鎮二千多個。這四個月以後，東北、中原、蘇北的大攻勢，便接踵而起。軍火的運輸，亦極為頻繁。據成都公路局統計，抗戰結束後，北上軍車為數較戰時尤多，平均每月經過成都北上的軍車在三千輛以上，每輛載重以五噸計，每月有一萬五千噸軍火過蓉。分存蓉、渝、瀘縣的彈藥，由長江東運者，據估計今年一月至六月當達三萬噸之數，僅由民生公司輪船配運的已達一千噸，此外則係用專差輪及木船載運。國民黨軍隊的調集，用不到內戰前線去的，佔全國陸軍總數五分之四，共有七十一個軍，計東北六個軍，華北（包括隴海路運籌以東沿線及熱河）卅六個軍（另有第九十軍的一個師）、華中（蘇皖邊區及鄂豫邊區一帶）廿一個軍（另有第五十八、一、四、十四、廿六、九十五等軍各一個師），陝甘寧邊區週圍五個軍，廣東東江北江與海南島三個軍，其中自停戰令下以後調動者佔半數。至於分駐其他各省的，新疆、青海、甘肅北部、陝西南部共六個軍，台灣兩個軍，四川、西康、貴州、雲南、廣西、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九省共十二個軍，總共不過二十個軍而已。從這些統計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國民黨好戰派從未一天停止過對共軍進攻，也從未一天鬆懈過掀起全面內戰的軍事準備和部署。

從局部到全面

當國民黨的美式裝備的六個軍開到了東北的時候，蔣主席表示東北沒有什麼政治問題，只有接收主權而已。他否認了東北民主聯軍和地方民主政權的存在，結果山海關、錦州的戰事便爆發了。但是國民黨當局仍然保持對美式裝備的過高的信仰，以為民主聯軍的勢力不難一鼓蕩平，聲言東北不在停戰範圍之內，拒絕了中共方面要求調處和停戰的建議，並且堅持先拿下長春再說。經過四平街一役，在一個月的防禦戰中使國民黨精銳的新一軍和七十一軍損失了一半之後，民主聯軍為爭取和平，於五月十九日至廿五日終於退出了四平街和長春。不料好戰派並不就此滿足，當國民黨軍隊佔領了長春以後，便繼續攻佔東寧、伊通、雙陽、海龍、磐石、萬寶山、農安、九台、永吉、德惠、遼源、雙山、懷德、樺甸等十個重要城市。直至六月七日蔣主席才下了東北十五天的休戰令，這雖然符合全國人民的要求，但並非如果不是四平街一役使國民黨軍隊受了重創，和五月廿五日以後七個整團被民主聯軍消滅，以及雲南軍隊滑州端師長的反內戰起義，這十五天的休戰令是不會輕易下來的。現在東北的戰事業已沉寂下來，內戰由關外轉移到關內，這是什麼原因呢？顯然不是國民黨當局忘懷於「接收」東北的「主權」，忘懷於消滅東北的民主聯軍及地方民主政權，而是正如民主聯軍司令林彪所說：「近來國民黨軍隊沒有大規模進攻，這是因為他們受了重大損失。」根據不完全的統計，一年以來，在東北作戰，國民黨軍隊及日偽軍傷亡及被俘的，總數達十四萬六千九百餘員名。

關內的戰事，在中原、山東、蘇北、山西各處展開着。第一、中原方面，在豫鄂邊境，新四軍李先念部六萬人在那裏建立了中原軍區，根據整軍方案，該部原須移駐他處，但國民黨軍隊却集中了十三個軍卅個師共卅餘萬人，把李部所在宜化店周圍百餘里地區，從四面八方加以密密的包圍，封鎖糧食，斷絕補給，準備施行整個的聚殲。自今年一月十日起便發動進攻，至二月廿三日共攻佔了定原店等五十六處村鎮。二月廿三日羅山協定成立，規定雙方軍隊各駐原地，不再向對方陣地前進，但協定之墨迹未乾，在廿四小時之後，國民黨軍隊即開始向各線進攻，至三月十五日又攻佔了羅店等村鎮廿三處，把包圍圈縮得更緊密了。到六月末旬，國民黨軍隊便實行分進合擊，總攻宜化店，李部遂不得不分路突圍，國民黨宣傳中共破壞羅山協定，向西竄擾，便是這麼一回事。李部突圍以後，且戰且走，國民黨軍隊以九個師銜尾追擊，胡宗南所部的四個師又南下堵截，在四十餘天之內，對李部向西突圍的兩部，造成了五次包圍形勢。但終被他們鑽

破，進入了陝西南部和武當山地區。向東面突圍的兩部也進入了安徽境內，接近蘇皖邊區。

其次是蘇北，國民黨宣傳共產黨集中大軍，企圖威脅京滬，但事實却證明了是國民黨好戰派在布置對蘇北解放區的大攻勢。這次攻勢除了陸軍以外，還有海空軍參加，總兵力達三十萬之衆。自七月中旬起發動進攻，空軍也不斷的出動，轟炸蘇北各處城鎮和運沐兩河的堤岸，加重了蘇北的水災。海軍一部分巡邏蘇北沿海，一部分在江陰一帶掩護渡江。陸軍則分三面進攻，南面由湯恩伯指揮，五個軍兵力達十萬，自南通、揚州、浦口一線向北推進，在泰興地區接觸之後，繼續猛撲如皋。北面和西面，沿津浦線南段自徐州至蚌埠一線，分向東西兩面進攻。國防部長白崇禧和參謀總長陳誠，親臨徐州指揮策劃。自淮北路東面，攻佔了靈璧、泗縣、五河；淮北路西面攻佔了蕭縣、永城、宿縣；沿徐海公路一線，攻佔了雙溝，進薄濉溝。在這一大大規模的攻勢中，國民黨軍隊從中共軍隊手中奪得了蘇皖邊區十五個縣城和市鎮，但付出代價的是傷亡六萬多員兵，五個師以上全軍覆沒，官兵放下武器者二萬二千餘人。泰興之戰，國民黨軍新編八十三師十九旅六千餘人，全部放下武器。如皋一役，國民黨軍第廿六師、七十九師、一〇五師，全軍覆沒，正副軍長以下官兵一萬二千人放下武器。濉溝之役，國民黨軍第九十二師全師覆沒，副師長沈盛楷以下官兵三千餘人放下武器。在各路均遭遇了殲滅性的打擊之後，國民黨軍隊的攻勢業已無法再振，而蘇北的戰局也就扭轉過來，現在是新四軍反攻了。據最近這兩天報載的消息，已經攻下了南通，包圍揚州，同時臨海路沿綫，中共軍隊分向東西兩面擊出，東面只以威脅徐州，牽制國民黨軍隊南下。

第三是晉冀魯豫各省，自停戰令下以後，衝突迄未完全停止，一月至三月兩個月之間衝突達三百次之多。山東方面，自六月中旬起，國民黨軍隊發動向膠濟沿綫進攻，在七月份內便打通了自濰縣至濟南這一綫，佔領六個城市，十幾個大車站；青島以北，即墨、高密等地，也發生幾次的爭奪戰，國民黨軍隊佔領了即墨。山西方面，六七月間胡宗南將軍指揮了兩軍渡河，向晉南攻擊，佔領了茅津渡、開喜、候馬等地。

到了本月二日，國民黨好戰派突然派出了八架美製飛機轟炸延安，並開機槍掃射，在共軍總部附近投彈十一枚。此事據國防部發言人解釋，是因爲有一架政府空軍的飛機，迷失方向，迫降延安，共產黨不肯交回，因此派飛機把它炸毀。但中共方面却認爲事態嚴重，比擬於珍珠港的偷襲，是

把內戰的範圍擴大，而且推進到新的階段了。事實上這次襲擊延安事件，劉善本反對內戰駕往延安的飛機固然是被炸毀了，但是從最客觀的見解來說，這事件的真正意義決不在炸毀一架飛機，它顯然有一種作用，就是把內戰的範圍擴大，因爲如果國民黨當局真有促成國內和平的誠意，那就決不會以這樣的挑釁行動來增加新的糾紛，以及煽起對方感情上的憤激。而另一方面，陳立夫則發出施行「開刀」割除毒癆的議論。陸軍參謀總長陳誠也有「武力競賽」的談話。本月十三日蔣主席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在這一件重要的文告裏面，他把一切的罪過都推在共產黨身上，無異說：國民黨的政府有百是而無一非，中共則有百非而無一是，共產黨的存在，根本上是妨礙了中國的和平，除非中共把武器放下，把地方民主政權交出，讓國民黨的政府來接收，中國就有和平了。這顯然是根據一個絕對獨裁不容異己的觀念演發出來的邏輯，如果抱着這樣的觀念去找尋和平，那只有等到一切異己都被消滅的時候才有可能。無怪乎中外人士對蔣主席的文告一致表示失望。民盟領袖羅隆基說這「是阻礙了和平談判」。中共發言人王炳南說這是「等於說他不要和平而要戰爭」。南京方面的觀察家說：「他重覆了國民黨多年以來的老話，把中國困苦的原因，完全歸在中共身上，而並沒有提出什麼可以達成協議的建議或方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貝爾說：蔣主席的文告係「保持國共兩黨間的基本裂痕」；又說蔣主席的現行方法，「祇是保持中國的長期專制政治而已，在這種政治之下，中國人民將永遠得不到和平。」

本月十八日國民黨政府發出了一項通告，即將進攻延安，張家口和承德，這是明文宣告發動全面內戰了。本來這並不稀奇，因爲邊打邊談原不過是過渡到全面內戰的一種方式而已，一年來的經驗已經證明和平不是折衝於樽俎之間的談判所能獲致的，因爲在國民黨好戰派的字典中，根本沒有和平兩個字，除非他們遭到了軍事上無可挽救的慘敗，再也爬不起來。中共方面，解放日報的社論，已經號召共產黨員及解放區人民拿起武器自衛。張家口電台於十八晚廣播一項命令，號召所有解放區軍民作戰時準備，並實施防空，這一項命令不僅適用於部隊，而且包括糧食及一切資源，這樣看來，中共方面亦已實行了總動員，以應付國民黨好戰派的全面內戰的攻勢了。

總之，全面內戰的爆發，業已由醞釀而趨於成熟，這是事實。不論今後戰爭進行的具體情形如何，但可斷言它決不局限於一個地區，而且不再

是一方發動進攻，他方採取防禦，而將是雙方都爭取主動，以最有利的位置和方法擊敗對方。在全面內戰的進行中，全國人民將受到空前的痛苦和災害，那是不待說的了。

和平終要到來

內戰為中國人民所深惡痛絕，為什麼國民黨好戰派一定要堅持內戰呢？這就是因為他們想要以軍事統一來確保他們在政治上的獨裁，以便對中國人民予取予求施行無厭的壓榨。他們不願實行民主，而在民主的巨潮沖激下，他們看到了獨裁政權的末路，於是不惜以最殘酷的戰爭、暗殺和暴力鎮壓來維持政權。

其次，國民黨好戰派之所以敢於堅持內戰，是因為美帝國主義給他們撐腰，他們覺得有恃無恐。數十年來，中國與人民為敵的統治力量，都是和帝國主義有着血脈相通的關係的。國民黨也是如此。它無恥的要將最後裁決權交給美國，這件事就充份表現了它對美國的奴隸性。

美國在戰爭結束以後，繼續租借軍火及供應品給國民黨政府。美國衆議院議員德拉西說：「此舉已使美國納稅人負擔逾三萬萬美元。」並且幫助運輸軍隊、保護交通，甚至向解放區挑釁，如像安平事件，這一切是給國民黨好戰派輸血，鼓勵他們去掀起內戰，美國政府以至馬歇爾，不能說不知道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援助是可以消弭中國內戰的。中國人民以及美國人士和輿論不斷的叫囂停止軍事援助，美國政府和馬歇爾更不能推却沒聽見或不知道。尤其是在對日戰爭已經結束以後，國民黨政府需要軍火不是打內戰還有什麼用途呢，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難道美國政府和馬歇爾能說不明白嗎！

在國民黨好戰派的怙惡不悛和美帝國主義兩面政策的流毒之下，中國全面內戰是爆發了，中國人民的災難是被延長而且加深了，但是我們深信中國人民爭和平民主的願望必然是會達到的。

第一、國民黨好戰派絕對沒有軍事勝利的希望，過去的和當前的事實最雄辯的說明了這一點。四平街之役，民主聯軍的防守部隊不到兩團，加上後來掩護撤退的三個團，一共不到五個團，國民黨的軍隊却結集了五個軍，都是裝備最好的部隊，其中有新一軍、新六軍、七十一軍、五十二軍和十三軍，數目超過民主聯軍的十倍，而且還有空軍協同作戰，但國民黨軍隊以一個軍以上的犧牲，經過三十一天的攻擊，才能在民主聯軍撤退了

六個鐘頭之後進入四平街這一座空城。豫鄂邊區之役，國民黨集結了三十萬的兵力，圍攻新四軍李先念部於百餘方里之內，而李部終於分路突圍，衝破了緊密的包圍圈，打破聚殲的計劃。蘇北之戰，國民黨軍隊以三十萬之衆，從三面向解放區分進合擊，終於被新四軍逐一擊破，使國民黨軍隊的攻勢挫敗，無法重振，而造成了反攻的形勢和條件。在八年的抗戰中，國民黨軍對日軍作戰都是敗退，而中共軍則愈打愈強，抗拒、牽制與打擊一半以上的敵偽軍。這些事實，都說明了中共軍隊是不能擊敗的人民的武力，能以少數戰勝國民黨軍的多數，能以劣勢的裝備對抗美式裝備，並且能夠獲得殲滅性戰鬥的勝利。現在中共的軍隊和解放區一萬萬以上民衆，已經實行總動員了，中共軍隊的主動的攻勢，正在阻擊中，內戰軍事形勢的改觀，不難拭目以待。

第二、國民黨軍隊局部的紛紛退出內戰，也是一種在發展中的趨勢，如像高樹勳將軍反內戰起義組織民主建國軍，潘朔端將軍反內戰起義成立民主同盟軍，以及劉善本空軍上尉的退出內戰等，今後類似的反內戰起義，將會接連的發生。因為國民黨好戰派堅持這種沒有人性的內戰，也是那些有人性的軍人所深惡和不耐的。據說在二次北伐出師紀念會上，蔣主席說到現在國民黨軍隊比北伐時多了數百倍，武器勝過幾百倍，可是士氣却差了數百倍了，言下流涕。這真是值得國民黨好戰派同聲一哭。

第三、全國渴望民主和平的民衆，必然會更團結更勇敢地起來反對國民黨好戰派進行內戰，他們將不限於宣言請願和遊行，而會運用更多樣更有效的辦法。因為無論在內戰前線和國民黨好戰派所統治的區域，人民都將無法生存，必然要起來作反對內戰的鬥爭。

第四、國際的和平力量將起來幫助制止中國的內戰，國民黨好戰派和美帝國主義份子互相勾結，想把中國作為反蘇的前哨，變成西班牙第二，然後使美蘇兩國捲入漩渦，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但他們這種陰謀是必然失敗的，我們相信美國人民一定會起來制止美國政府推行帝國主義政策，使美國不再支持國民黨好戰派，而把伸入中國內戰火窟的一隻血手趕快縮回去。結果英美蘇三國可能謀得諒解，履行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協定，幫助中國實現和平民主的局面。

這些國內外的和平民主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國民黨好戰派一定要被壓倒下去，再也爬不起來，中國和平民主的前途，呈現一片光明。

(八月二十日)

中國國內戰

兩面政策碰了壁 八月五日新共和週刊

中國的老外交家新任駐美大使顧維鈞博士的第一次談話，是最近以來頂不漂亮的一件事。他對懷疑的人們說：孫中山夫人在呼籲美國撤退駐華美軍與停止軍事物資援蔣時，並不知道她自己在說什麼。但每一個熟悉中國情形的人都認為孫夫人是正確，睿智而深切了解她自己的人民的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都關心中國的內戰。中國的反動份子和美國的反動份子勾結在一起，企圖發動戰爭，但全世界的大多數人民是支持中國的和平民主的。自孫夫人發表對時局的聲明之後，美國的輿論紛紛響應，催促美國政府停止干涉中國內政。自由主義的民族週刊和共和週刊說出了美國一般人的意見：這裏選擇兩篇社論只是美國輿論對中國內戰評論的開端而已，內戰愈發展下去，中國人民所獲的同情與支持無疑要更多。倫敦蘇聯大使館出版的「蘇維埃新聞」刊載 A. Pervertallo 這篇論文，不獨道出了中國內戰的底因，而且可以代表蘇聯人民對中國局勢的態度。看到國際和民主力量巨大，我們相信反動的好戰份子必然失敗的。 譯者

，因此我們難於相信這位新任大使的巧辯會有什麼成就，特別是因為他的職業使得他對於他祖國已經像林語堂博士一樣隔膜了。

事實上，這位中國最傑出的女性所說的話是無瑕可擊的，她說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是相信美國的軍事力量會幫助他們完成他們所不能完成的工作——即消滅中國共產黨。甚至落後腐敗的蔣介石政權的美國支持者也在證實她的話。這些支持者主張：縱使國民黨落後而腐敗，美國為着恐懼與不相信蘇聯之故，也要支持蔣介石到最大限度。這樣他們就充份證明了中國的統治集團在估計處處得到我們（美國）的軍事援助以擊潰反對黨時，是並非過份樂觀的。

誰都沒有說過紐約前鋒論壇報是進步而又同情共產黨的報紙，但是這個報紙也坦率地同意孫夫人的話。七月廿四日該報社論說：

操縱着中國國民黨政府機構的反動派是否真正要鼓勵新的世界大戰，似乎還是值得懷疑的。但是他們決心要消滅中共而且相信美國不得不支持他們這一着，則是無可置辯的事。他們似乎相信美國將不顧一切來援助他們阻止中國成為莫斯科所支配的共產主義國家。馬歇爾將軍雖然努力於奔走和平，但美國外

交政策的奇怪而惡劣的兩面性，一方面呼籲中國團結，一方面又鼓勵了分裂的勢力與反動派，使得國民黨右派有理由相信可以依靠我們的援助。我們武裝、訓練與運輸了反動派所控制的軍隊，而打中共軍的大部份都是這些部隊。我們給予國民黨以財政援助，替他保護交通線，又供給他飛機去轟炸中共地區。我們已為漏網魚地盡可能把中共驅到蘇聯的懷抱裏去了。我們所完成的只是使得美蘇衝突更加可能而已，只是造成一旦美蘇衝突發生時，中國將面落後的勢力站在我們這一邊而進步有力的勢力則團結來反抗我們的形勢而已。

中國的反動派深信美國會援助他們反共，於是轉而對溫和派的民主同盟的自由主義智識份子施行恐怖手段。在一個星期之中，主張組織聯合政府與反對獨裁的民盟領袖李公樸聞一多兩教授在昆明被暗殺了，而恐怖份子正猖獗未已，使得民盟盟員的十一位教授不得不借美國領事館來避難。同時，上海政府警察又帶着美式衝鋒槍把復旦大學校舍包圍起來，捕去了兩個學生，搜去了標題上有「民主」、「人民」、「解放」等字樣的書籍雜誌。

在我們這種援助與鼓勵反動派的時候，總統的特使或大使都不可能做多少對於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有好處的事。

★ ★ ★

是回家的時候了 八月三日民族週刊

過去兩週中國所發生的事使美國人覺得必須決定我們要在中國幹些什麼事，並且清算我們在那裏幹着的是什麼事。孫中山夫人（卡爾遜說她是最有資格為中國說話的人）已經呼籲美國撤退駐軍，停止將軍火或借款給予杜魯門總統於去年十二月所稱的「一黨政府」，這政府在得到美國援助之前必須改組以獲得代表性。

很少美國人知道這種改組工作並未開始；也沒有多少人了解，當馬歇爾將軍以其辯才，人格與善意作移山倒海的艱鉅工作時，美國則傾全力以軍事援助及價值四十億美元的物資給予中國獨裁政府，這個政府只報我們以虛偽的空頭支票而已。在有些地區，國民黨完全破壞了馬歇爾所造成而它自己曾同意的停戰協定，在其他地區，它又利用這協定作喘息以機會，把軍隊調運（用美國運輸工具）上前，把補給物資（美國製造的）積蓄起，並準備着進行消滅中共的戰爭——國民黨會不斷公開宣稱：這次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與必需的。中國官員把聯總運給中國的大部份糧食賣給投機家；對中共的不斷的進攻——這種進攻現在已經演成全面內戰，而這內戰又據說是我們的政策所要阻止的；國民黨反動份子之日益得勢；著名的自由主義份子之遭受政治暗殺；民主權利之遭受有計劃的破壞——這一切的一切已使得過去頌揚國民黨的時代週刊也起來攻擊現政府的腐敗、缺乏效率與殘酷性了。

國民黨無疑地在相信：無論它做什麼，美國都必須援助它，因為我們必須在國民黨與蘇聯所

支持的中共之間選擇其一。它會竭力促使美國的選擇無可猶豫，它所用的手段是壓服國共之間的自由主義份子，偽稱他們並不存在，並且說服美國人相信中共是殘暴的極權主義者。（有資格的目的擊真情的人，都一致地證明中共比國民黨誠懇而民主。）

我們的陸軍與國務院中某部份人的態度似乎

誰助長中國內戰？

蘇 A. Perovskii 作 七月三十日蘇維埃新聞

中國的情勢愈發展下去，就愈看得清楚：鼓動中國內戰的主要因素是美國給予國民黨反動份子推殘民主運動的援助。

美國政策的動機一方面是在經濟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政治與影響的意義。關於前者，中國是美國政府和商業家眼中極其重要的市場。

在戰爭期間，美國以借款與租借以及供給顧問專家的方法鞏固了她在中國的經濟地位。戰爭結束的時候，美國的競爭者或者給清除了，如日本和德國，或者給削弱了，如英國。美國把她在中國的獨佔地位當做她的合法的戰利品，把中國看做她的新的「經濟界線」。

十萬萬金元的借款

美國建議撥出計劃用於中國戰後經濟復興的十萬萬美元借款的大部份。中國的統治階級倚賴着美國的這種援助，希望由此而避免擴大國內市

叫中國政府相信，美國是情願支持最壞的反動政府而不願支持共產黨的。國民黨完全了解（正像孫夫人、中國的自由主義份子、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大眾了解一樣）馬歇爾將軍絕不能單獨促成中國內部真正的協調或把現在的一黨政府變成民主政府。他們都看到：美軍「護衛鐵路」愈久，美國船隻把物資運輸進來愈多，國民黨所期待的目的就愈接近：用美國的軍火，美國的貸款和美國訓練的軍隊消滅中國共產黨而把中國統一在獨裁政府之下。我們已經到了「最好是一點事都不做」的時候，離開中國。

場所必需的巨大農村改革。這個計劃對於中國的經濟支配階級和美國的獨佔資本雙方都是適合的。

美國對遠東政治與戰略的野心構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第二個動機。中國是美國走向獨霸世界之途的重要的一段。奎格雷（H. Quigley）教授在「中國今日」一文（載一九四四年十月「國際協和」）中這樣說：「我們（美國）的未來繁榮與責任大部份寄託在亞洲和太平洋……保持與加強中國，使她成爲東西各民族之間的中間人，主要是美國的責任。爲要負起這個責任，美國必須掌握起政治的領導權。」

從這個角度出發，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就把中國的民主份子看做他們完成其擴張計劃的主要障礙。他們害怕民主的勝利會改變中國發展的進路，使得美國沒有可能利用中國來完成她的「環球」戰爭。這就說明了美國報紙某部份人爲什麼那

樣誇張「共產主義危險」，更說明他們為什麼極力主張援助國民黨的反動派去摧殘中國的民主。

支持反動派

美國支持中國反動派的事實在美國的報紙上常常可以看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上海通訊員穆拉德就說過：「國民黨如果得不到美國的不斷的而且日益增加的援助，就不能够作戰。」時代週刊六月中會說過：「國民黨的右派似乎相信美國一定繼續援助他們，因為中國對於美國環球戰略的重要性和美蘇關係日益惡化的緣故。」這就是中國的反動派和美國的有勢力集團結成政治聯盟的基礎。

美國的反動派散佈各種謠言，說蘇聯懷着侵畧的陰謀，說蘇聯干涉中國內政，想由此而製造美軍留在中國與美國援助中國反動派的藉口。

美國的現行對華政策和羅斯福政府的政策是大不相同的。在羅斯福時代，美國的外交家集中力量來促成中國的統一和寬取政治民主化的方法來挽救她的內部危機。可是在赫爾利做大使的時候，片面援助國民黨反動份子的政策就日漸得勢了。誠如美亞雜誌所云，這樣一種政策是「得到美國某種人所完全同意的，這些美國人所最關心的不是幫助一個強大團結而民主的中國出現，而是建立一個遠東反蘇的強大的「防禦」地位。」

大規模的軍事援助

羅斯福之死與接着日本的投降，使那些爲着軍事需要而容忍中國民主份子的人們有了行動的自由。日本一被擊敗，美國的軍事當局就開始給予國民黨軍隊以大規模的軍事援助，藉口是這種援助可以使中國能够接受日本投降。國民黨就

利用這些援助來對人民的軍隊和戰時建立起的民主地區發動第一次戰後的攻勢。美軍的司令部也並不掩飾它的行動是給國民黨的片面援助。

輿論的壓力迫使美國政府於去年召回赫爾利而派遣馬歇爾將軍去代他。杜魯門總統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聲明裏也強調美國願見中國的和平與民主化。而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中，美國政府也負起了解決中國問題的一定任務。

馬歇爾將軍積極參與國共兩黨的談判。停戰令下了，政治協商會議也於今年一月間召開了。然而，美國的援助仍依舊繼續，使得中國的反動派能够破壞停戰協議而發動新的更廣泛的進攻。這種進攻持續到六月初，又來了一次停戰——但這次並不比前次好。

「戰爭剩餘物資」

一九四五年底時，美國租借給中國政府的物資已達一、三三五、六〇〇、〇〇〇美元。不獨此也，據杜魯門總統第二十二次關於租借的報告，日本投降後最初五個月內，中國得到的貨物與服役已超過六〇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數量僅是戰時所獲得的總數而已。

把中國政府軍從西南與華中運送到上海區和華北去的運費就約值三萬萬美元。美國還讓中國政府在有利的條件下獲得大量的武器和軍需品以及其他各種「戰爭剩餘物資」，據杜魯門總統的報告，這些物資總值約一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這些經費沒有一樣對於接受日本投降實際上必要的，這是誰也看得出的事。老實說，由人民的革命武裝部隊來接受日軍投降，對於中國與對於美國納稅的人民都要省錢得多。美軍司令部

不出此而要那樣做，不過是要阻止日軍向人民的革命部隊投降，阻止人民的部隊佔領解放區的戰略中心地帶，與保持政府軍技術上的優勢而已——這樣就和中國的反動派相協合作了。

六月中，美國國會提出了一道議案，規定以美國軍事專家武裝與訓練中國百餘萬陸軍。據貝爾納斯說，這是要援助中國「組織與保持中等（！）規模的現代軍事力量，使中國能够對於和平有實質的貢獻……」艾其遜副國務卿也說過：「中國各政黨尚未達成參加一個統一的政府的協議，某種經濟援助的步驟實則不容緩。」

美聯社記者於報道貝爾納斯軍事援華的建議時會這樣說過：「華盛頓的官員都希望這個計劃要實行，不管中國內部是否造成和平。他們相信，如果談判決裂，美國必須全力支持蔣介石。」儘管中國民意與美國進步份子如何反對，這個軍事援華的議案終於在國會通過了。美國參議院通過給予中國二百七十艘戰艦，其中包括戰鬥艦、驅逐艦、潛水艇。

從他們的行動看來，駐華美軍當局是準備來一些大規模的行動的。美國第七艦隊已集中在戰機四伏的青島。那裏的美國陸戰隊司令部已經宣佈要幫助中國政府軍了。美國一支小艦隊在長江上下遊弋，藉口「維持秩序」。

這些事實不得不引出一個結論，即美國無意改變其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這個政策毫無疑問地在追求一些遠大的目標，要把中國造成美國獨霸遠東的基地——不僅是經濟的與政治的基地，而且是戰略的基地。這個政策必然引起了爲和平而努力的人們的戒心。

（赫生編譯）



盧森堡宮牆內外

黃藥眠

七月廿九日廿一國的代
表齊集於巴黎的盧森堡宮開這次戰後的第一次歐
洲和會，討論的主題是：完成議、保、羅、匈、
芬的五國的和約。其實關於這個和約的草案，早
在四強外長會議裏面已經起草好了，雖然其中還
有些爭論之點，這次和會不過根據着這個草案來
討論就是，照我們所預想，應該是很順利就能夠
完成的。七月廿九日，塔斯社巴黎電說會這樣說
：「預料和會將可成功。」

然而不幸得很，和會一開始，作為和會主要
國之一的美國就表現出對於這個和會毫無誠意。
在貝爾納斯七月三十日的致辭中，就曾強調說
「如果和會中有三分之二的大多數國家，反對外
長會議所擬訂的和約草案，美國將支持和會的建
議。」又說「對於和約草案，我希望各代表能自
由表示他們各國的意見，無論那一個國家，不
是大國或是小國，都不能抹煞世界的意見。」

在這篇演說裏，顯然他是在向和會各國代表
表示他是並不贊成四強所擬訂的和約草案，同時
他也並不受四強會議的決議所約束。並且強烈地
暗示那些到會國的代表去反對，只要你們反對我
就可以支持，這樣一來就無異於要求推翻了四強
所擬定的和約草案。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他是
在暗示，他能掌握着和會裏大多數的國家，所以
大多數的意見也就是「世界」的意見，在和會裏
佔少數的國家就得服從於這個多數的意見。
另一方面，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七月三十一

日的演辭中却和貝爾納斯針鋒相對的說：「以前
和德國在一起的國家，……站在民主國家方面起
積極作用，並實施民主改革的結果，已走上了新
的道路，而且在某些事情上會給予盟國以很大的
幫助。正因為這個緣故，蘇聯認為各盟國所應得
到的賠償不是全部而祇是一部分。另一方面對於前
德國各附庸國的經濟生活加以各種外來的干涉的
企圖，以及對這些民族的壓迫，蘇聯都堅決反對
。並且我們不能忽視目前這種事實：外長會議一
切決議遭到了各種各樣反動份子的攻擊，他們心
目中充滿了荒謬的反蘇偏見，並以各強國合作的
失敗作為他們的基本觀點。提交到和會上來的和
約草案又是給這些先生們一個打擊。」這裏莫洛
托夫是預先警告着：正有些份子企圖破壞各強國
的合作，和破壞和約的草案。

不錯，這個和會對歐洲未來的和平是很重要的，
可是一開始就有些強國不願看見他的成功。
在盧森堡宮裏正在開着的歐洲和會是如此，
同時在盧森堡宮外，由於好戰份子的鼓動，也正
在揚起了殺伐之聲。在東亞的中國，美國的野心
家正在鼓勵着中國獨裁派動員數百萬人發動內戰
，摩托化的美國陸戰隊奔馳在中國北方的原野。
美加的海軍深入到北極圈去遠征，巴力斯坦邊境
在恐怖的鐵錘之下。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別的地
方的動亂和不安，自然也會影響到歐洲的和平會
議，以至於歐洲的和平。

★ ★ ★

和會開會的第三天，馬上就因規程會的表決
法引起了爭論。南斯拉夫代表提議規程委員會要
有三分之二才能通過，說「祇有大多數的協議，
才能保證這次會議的成功，才能奠定永久和平的
鞏固的基礎。」但紐西蘭，荷蘭，巴西則反對三
分之二通過的表決法，而主張過半數的表決法。
蘇聯是支持南斯拉夫的建議的。莫洛托夫說：「
如果一切都由過半數來決定，則蘇聯勢將常居於
少數的地位……英美將居於有利的地位，因為該
等國家可能組成一個集團（在二十一票中，雖有
十二至十三個票）。美聯社巴黎卅一日電也說
「這將使西方各國得以反對東歐各國，蘇聯對此
表示憂慮。」

顯然的，某些強國的集團正企圖用過半數表
決的辦法來控制和會，不然則故意延滯和會的進
行。對於這個問題，莫洛托夫會對貝爾納斯提出
了指責。他說：「貝爾納斯說，他認為不應受國
強關於程序法規所作決議的拘束，這種見解真叫
我莫名其妙，假如他說，關於程序法規，今天作
了決議，明天就不受拘束了，那麼關於其他的決議
，他也可以不受拘束了。我要問一聲，那些企
圖通過過半數表決法的人們，他們是否打算製造
更多的意見分歧，製造一條裂縫，並加以擴大，
而從這裂縫中來取利？」

爭論的結果是，以十五票對六票通過了英國
的修正案，即關於修改和約方面的意見，和會中
過半數或三分之二多數表決法通過的，都可以提

交四強外長會議。貝爾納斯在這裏，還加上一個尾巴，他說，他要在四強會議中保留投票贊成三分之二多數建議之權。

同時南斯拉夫對這一個表決法也提出了一個聲明：即對於和會中少於三分之二多數票所通過的決議南斯拉夫不受其約束。

因為這個表決法，事實上將決定今後大會的決議，勢在必爭，所以在八月九日和會大會席上，莫洛托夫又重新聲明：「外長會議會一致贊成決議用三分之二表決法。：聯合國大會用的是三分之二的表決法，在戰時的外長會議席上，用的是全體通過表決法。」他又說：「如大會通過了委員會的錯誤規程，那就會破壞大會決議的權威。」

在盧森堡宮裏，美國首先自己違背了四強外長會議所提的草案，破壞了舊金山會議以來國際會議的慣例。和會還沒有接觸到和約本身，就起了一個很大的爭執，而同時在盧森堡宮外，國際戰爭的挑戰者也正在製造混亂。

美國的軍事當局起草了防禦原子彈的計劃；英印軍開入到巴斯拉去，造成了伊朗的緊張的局勢；巴力斯坦猶太的反抗，並沒有停止，越北；法越軍發生了衝突；菲列濱在發生着激烈的內戰。

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別的地方的動亂和不安，自然也會影響到歐洲的和平會議，以至於歐洲的和平。

★ ★ ★
接着就是聽取前德國附庸國的代表們陳述他們的意見了。

這裏有希臘總理反對邀請阿爾巴尼亞參加和會，有義總理加斯波里在和會裏所作的帶有挑撥性的演說，他認為四強對於建立的港為自由區的決議，簡直是使「我國成為殘廢並咬進我們的肉裏！」他指摘南斯拉夫有擴張主義的傾向。這個演

說馬上受到貝爾納斯的責備，他起來和他握手，他還約他去作了一次長談。在八月十日那天，南國和蘇聯又因阿爾巴尼亞問題，和希臘代表起了一場辯論。南斯拉夫代表舉加德無情地揭露出薩爾達里斯和他說過的要共同瓜分阿爾巴尼亞的提議，這使得薩爾達里斯真的老羞成怒。在羅甸保芬繼續陳述其意見的時候，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暗口藉口的港的法律地位問題不能獲致協議，威尼亞朱理雅現狀勢必要維持，因而主張把四強外長會議所決定的共管的港問題暫時擱置，同時從法國及其他小國放出了空氣，要使和會延期。關於這一點美聯社莫斯科十一日電會這樣說：「蘇聯各報抨擊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並說即使聯合國大會要因而自九月廿三日延期到本年底再開，巴黎和會也應繼續進行。」塔斯社巴黎的電訊更詳細的揭露了內幕：「這些人已在計劃使巴黎和會延期再開，藉以在和會裏玩弄一些新花樣。英美對於外長會議所決定的議事規程問題，曾設法加以破壞。法國的態度也是值得檢討的，法國首先提出一個合乎外長會議決議的精神的表決法，但又轉而加入反對陣營中去。顯然在和會裏後，有了某種勾結，才會有這樣反覆無常的態度。」

蘇聯報紙的抨擊，是有根據的。當和會開始的時候，英國首相就與貝爾納斯作長談，內容始終沒有宣佈。貝文外相八月九日飛到巴黎，可是一直就沒有出席和會，隱在幕後，不曉得活動一些什麼。加拿大總理金氏曾提議，在和會同時，應舉行四強外長的協商，但蘇聯同意美國却不同意。澳外長伊瓦特在和會開幕時就強調小國的權利，呼籲各國「平等」。大家都知道這位先生是慣於以小國的身份來替大國發言，他說的是為小國謀利益實際上則是在為大國撐腰。法國對於秘書處的工作也表示着慢吞吞的神氣，爲了這事還不惜和蘇聯爭吵。

在盧森堡宮裏是在不斷爭論，在盧森堡宮內外往來的人，又在玩弄着秘密外交，同時在盧森堡宮外則又泛濫着戰爭的氣氛。英國聲言不必先諮詢伊朗政府，就可派兵到伊朗南部去保衛科齊斯坦油田的利益。猶太委員會號召罷工，巴力斯坦阿拉伯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公開攻擊美國策劃干涉聖地。紐約時報公開說：「美駐歐海軍增加實力，證明美國決心不准未經和會通過，就發動政變或以武力改變國際邊界或造成政治上的既成事實。」美陸軍部次長羅耶爾說：「美政府正立即着手準備一旦發生緊急事件，所迫切需要的戰爭物資二十億美元。」美國陸軍擁有一百七十萬陸軍還不夠，還要繼續徵兵十八萬。並且繼海軍之後要調集人馬向北極地帶作軍事演習。此外印度王公和印度的回教同盟對於印度的臨時政府表示不合作。在近東方面，英美積極的支持着土耳其反對蘇聯修改蒙德條約的建議。

★ ★ ★
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任何角落的混亂和不安，自然也會影響到歐洲的和平會議，以至於歐洲的和平。

★ ★ ★
八月十五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正式在大會上反對提議和會延期，而貝爾納斯在十六日的演說，則硬稱「違背波次坦協定而締結的經濟條約，勢將演成奴役和剝削。」他贊揚義大利和希臘，他強調說，「平等的門戶開放政策，不會引起剝削，相反會防止剝削。」

★ ★ ★
聽取過去每一個附庸國的報告之後，就有一般的辯論。當這些問題都辯論過了，然後才由大會正式選舉出草擬前德國附庸國的各委員會的職員，組織了十個委員會。可是就是在這時候，關於各委員會中的投票權，大家又發生爭執了

。在蘇聯方面，維辛斯基是堅持根據波次坦和莫斯科協定，堅決主張在討論芬蘭和巴爾幹和約的委員會中，法國無投票權，因為該國並未跟那些國家任何一個宣戰，因此該國不能跟該等國家簽訂和約。美國代表柯漢則特別聲明：關於巴爾幹和約委員會中，法國的表決權問題，蘇聯所表示的意見，美國將予反對。但在芬蘭和約委員會中，美國的權利問題，美國採取何種態度，他却沒有表露。

本來已經在莫斯科和波茨坦會議中決定了的，應該是成問題了，可是現又節外生枝起來。一直到和會開始第四個星期各小組委員會才開始對於各附庸國的和約問題交換意見。

對於的港問題，原則上已大家同意了，在細則方面在三十一項草約中，英美已同意了十一項，法國已同意了二十八項。但現在英美又與蘇聯對於該港之自由轉運的範圍，首發先生爭執，接濟澳外長伊瓦特且提出了對義和約草案的修正案，反對的港由安全理事會管理，他提議的港應由和會七個會員國組織一特殊的行政機構來管理，並反對四外長延期一年後再來處理義大利殖民地問題的決議。照伊瓦特的提議，則又是根本要把四強外長會議的決議推翻。

在盧森堡官裏，會議是進行得非常之慢，所爭議的，又都是本來不應該成問題的問題。這裏好像有一羣人，故意要拖延這個會議，使這個會議沒有成就，而同時在官外，則風雲緊急，山崩地陷，拔弩張好幾馬，就要來發動一個戰爭。整個世界都在響着刀劍之聲。美航空母艦羅斯福號駛入到地中海去示威。美國的烏萊博士宣稱要用原子彈統治世界。朝鮮的美蘇軍衝突。美國飛機大批飛過南國的領空，遭到南國的抗議。此外巴力斯坦的猶太團體 IZL 宣佈要與英國不斷戰爭。希臘和菲列賓的內戰演進激烈。英埃談判擱淺。印度的回教徒宣佈直接行動，加爾各答以至於整個彭加爾省，新德省都被陷入於騷動的狂流

當中，至於印度的王公則亦宣佈不願受將來新組成的國民大會黨的臨時政府的節制。可憐的印度，同樣的亦面臨着內戰的威脅。

尤其可以注意的是，杜魯門總統突然於十六日起宣佈請假十七天到英格爾蘭海岸去遊覽，但在這世界多事之秋，杜魯門先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閒性逸致來遠出國門去遊覽呢？據傳說他現在正在大西洋的百慕他島上有所會議。果然這個秘密給美聯社二十三日的巴黎電訊透露了出來。他說「法內閣秘書伐萊，否認該傳法主席曾被邀請和英首相艾德禮及美總統杜魯門在大西洋上舉行會議，即使英美兩國領袖，「或有可能」會晤，但也並未邀請法主席參加。」

在巴黎，正在開定歐洲和平基礎的和會，在巴黎有着四強的外長，有什麼不調協之處儘可商量，可是英美的領袖們，却不要在巴黎開四強外長會議，而要秘密地跑到大西洋島上去另開會議，那其意義，不是不言可喻的嗎？

這不是偶然的，在八月十九日莫斯科的廣播電台廣播着史達林的警告：「在從事於社會主義和平建設的發展中，我們一時一刻也不要忘記想發動再一次戰爭的國際反動派。我們要……經常保持警惕，以我們的武裝力量的一切可能的努力，來保衛我們的國家。蘇聯人民將不惜一切努力，從事加強我們的武裝力量，並增進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防禦能力，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爲什麼史達林要選擇這個時機來作這樣的警告呢？其意義不也是不言可喻的嗎？

盧森堡官外的風雲緊急，這使得坐在官內的和會代表們不能不用一個眼睛望到官外。會議的進展是十分慢的。九十二頁的對義和約草案到廿四號爲止，義大利政治委員會所通過的不過是佔半頁篇幅的序言。如果照這樣速度進展下去，三個月也還是討論不完。但曾經如此堂皇地開幕的和會，就這樣讓牠冷落下去嗎？盧森堡官雖然熱鬧，但每個人都會感到苦悶和焦灼——除了那

一些有意造成這樣局面的人們以外。

★ 那麼這個和會將怎樣下場呢？

首先是會不會發生戰爭——有些人的確已在註子裏私自發生問題了。不錯，由於國際反動份子的鼓動戰爭，國際形勢已愈來愈危險了，然而如果說馬上就會發生戰爭，那也是神經過敏的。老實說美國致南國的最後通牒，完全是神經戰性質的。巴黎南國和會代表團的非正式談話會說「這是美國有意挑釁，目的在影響和會的進行。」這是对的。如果帝國主義國家真的要發動戰爭，早也用不着發出最後通牒了。如果照美國致南國的通牒說，如不於四十八小時內答覆，則將訴諸於安全理事會去，在安全理事會不是又還要有一次折衝嗎？美國的這個最後通牒已經是背時的東西。可是由於美國的這樣外交上的進攻，已使得美國的帝國主義的面目顯露無遺，同時也使已十分緊張的國際局勢一時無法弛緩下來。美國的飛行員雖被釋放，可是南國拒絕正式答覆美國的最後通牒，同時還強力指責美國侵犯了南國的領空，要把美國非法扣留南國在多瑙河的船隻的事件提到安理會去。而在這同時，烏克蘭已把希臘和阿爾巴尼亞的爭端提到安理會去了。此外巴力斯坦問題伊朗問題西班牙問題亦都有陸續被提到安理會去的可能。顯然的，今天最緊急的問題還不是如何簽訂條約以奠定和平的基礎。問題是在於如何使目前危險的局勢穩定下來。所以安理會在目前所處的地位，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形重要了。

那麼，這個盧森堡官的和會，應該怎麼辦呢？據我個人的估計，要嗎，就是在開和會的同時，舉行四強會議以加速會議的進行，要嗎，就是索性休會，延期到聯合國大會開會以後再說，可是後者的可能性是比較大些。

和會，這不是和平會議，而是爭取和平的一種鬥爭，當盧森堡官裏得不到結果的時候，那就換過一個地方來鬥爭。

八月廿六日

巴力斯坦——中東的門雞場

沙 溪

帝國主義的鬥雞場

整個中東是帝國主義的衝突地帶，而在目前，巴力斯坦是他們的鬥雞場。

首先是石油的爭奪。如所周知，巴力斯坦的海法港是英帝國在近東的最大油管出口之一。伊拉克北部的中東最大油田之一——摩蘇爾與利庫克——的產油就是經海法出口的。海法設置着世界規模最大的煉油廠。英國所必需的油，百分之六十就是取給於此。

美帝國主義在二次大戰前後，也已滲入中東，取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國務院八月十八日的長篇廣播，就曾坦白表示：「美國對於中東已發現的煤油儲藏，已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二，由於未來的需要和目前「戰略」上的重要性，這對於美國是極端重要的」。美國原定從沙特阿拉伯築一條油管經巴力斯坦至海法（也是海法！）出口，但「巴力斯坦未來情勢未定，美國在該區通過沙特阿拉伯建築油管一事，現已陷於停頓。」這一聲明，顯示了美國對巴力斯坦問題的無限關切，而且又是何等的焦灼。

勢力圍的爭奪

中東，在英帝國看來，一向是他的勢力範圍。大戰之後，雖然形勢異殊，英帝國為了維持一個強國的地位，他正在鞏固他的立足點。例如，承認外約旦「獨立」，以便博取同情。而照英外

三月廿二日的倫敦協定，英國仍然保留了駐軍、建築機場、軍事設備的權力。外約旦事實上英帝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又如黎巴嫩、敘利亞，過去是法國的委任統治地，現在「獨立」了，英帝國則也在那上面獲得了堅強的地位。沙特阿拉伯與伊拉克的國王是英帝國一手提上台的，那就更不在話下了。

現在美國偏也走了進來。美國是以走進巴力斯坦作為它擴展中東地位的踏脚石。美國企圖先在巴力斯坦站穩了，再進一步擴展經濟政治勢力。因為巴力斯坦存在着阿猶兩族的糾紛，因為在美國有着美籍猶人，美帝國主義就是利用關切猶太人的生存的姿態，來關切它在在中東亟待擴展的利益的。美國最近貸給沙特阿拉伯一千萬美元，正是金元外交在中東的再一次運用。別的國家對於這些舉動也許不注意，而英國却是敏感的。

以民族糾紛的姿態出現人前

帝國主義經濟權益的鬥爭，却以其他民族糾紛的姿態出現人前，這就是巴力斯坦問題的實質和形式。

巴力斯坦阿猶兩族人民的糾紛是什麼樣的糾紛呢？表面上看去，猶太人要求實踐英國貝爾福宣言的保證，在巴力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國家。阿拉伯人則以阿拉伯人為多數民族，要在巴力斯坦成立阿拉伯國，而驅走猶太人。美國方面表示願開放巴力斯坦，允許十萬猶太人進入巴力斯坦，

英國則堅持祇許每年有一萬五千人移民入口。總看去，阿猶兩族各要成立自己的國家，爭到死我活，英美則祇有數字上的衝突。然而，阿猶兩族不是一開始就有了衝突的。英美的數字爭奪也是最近才起的頭。

英國所播下的種子

在一九一七年英國阿爾比將軍佔領巴力斯坦時，大約有五萬八千個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和猶地居住在一起。使阿猶兩族有今天的糾紛，是英國調侃的結果。

「一九一七年，英國正受着德軍沉重的壓迫，當時美國還未準備就緒，英政府為了保護獲得美籍猶太人的支援，就以軍事權宜的行動，公佈貝爾福宣言，（這個宣言其後被納入於委任統治狀之內），應許「盡力援助完成猶太人在巴力斯坦建立猶太民族之家」。可是，在一九一五年，英國曾向阿拉伯人保證，（作為阿拉伯人擁護英國作戰的報酬），在阿拉伯人的領土範圍之內，「承認和支持阿拉伯人的獨立」，而這裏的廣闊阿拉伯人的領土，明顯地包括巴力斯坦在內」。（Jack Casse: Palestine）因為，這裏是猶太人的老家，但是從七世紀開始以來，阿拉伯人已經控制了它。英國這兩種自相矛盾的保證，播下了巴力斯坦糾紛不絕的種子。

扶猶抑回

第一次大戰之後，猶太人大量遷入巴力斯坦，企望着完成建立「猶太民族之家」的願望。猶太人先後在這地中海東岸總共才一萬方哩的土地上投下了一萬萬美金的資本，應用多種多樣的辦法發展巴力斯坦的經濟，將灌溉和耕種的新法介

政策，將阿拉伯工人從猶太人的產業機構裏排斥了出來。當阿拉伯人看到了猶太民族主義者的政策是招致他們貧窮的原因時，他們因此更普遍地恐懼在經濟上受猶太人的操縱。阿猶兩族的衝突因此在二次大戰之後的今天，就更具尖銳化了。

英國的態度怎樣呢？由於近年來，英國爲了要改善在阿拉伯國家中的地位，英政府已經表示了比較以前更加偏袒阿拉伯人，反對成立猶太民族之家。

調侃的手法

如上所述，一九三九年的英國白皮書會陳述三點，闡明英國政策，其中第一點說：「巴力斯坦得於十年內，（即一九四九年）成爲獨立國。」那末英國是否願意幫助阿拉伯人成立一個阿拉伯獨立國呢？那又不然。仍然不過是拖這一個打那一個的手法。一九三九年英美調查委員會所提出的分割巴力斯坦計劃，就是一個明證。照那個計劃，巴力斯坦被分成阿拉伯區，猶太區和英國區，而阿猶兩區是須受英國統治的。附在這裏的插圖就告訴我們，猶太區固然佔了兩小塊，甚至沒有一個良好的港口。但阿拉伯區也大不到那裏去，最大而最重要的地區依然是英國區。

同樣，美國也並不是發了大慈悲，決心要拯救可憐的猶太人。英國報紙就斥罵過杜魯門說：「白宮既然同情猶太人，何不就把白宮開放。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談。我們與其說美國在支持猶太人，實在不如說，美國更親切地注視着阿拉伯人。」如所週知，反英的流亡回教主教胡辛尼就是華府直接派出的飛機赴法國去接他回巴力斯坦的。

七月二十八日紐約時報說：「美國國會會議以五千萬元撥給巴力斯坦的阿拉伯人，藉以爲他們謀利益。」這不是美國力圖獲取阿拉伯人好感的舉措是什麼？

美國所運用的手法，與英國所運用的手法無什麼不同處。美國所希望於巴力斯坦的，不是

承平，正是混亂？祇有阿猶兩族不斷的紛爭，美國才能從中取利，有發言的餘地，有插足中東和擴大他的政治經濟勢力於中東的可能。美國所要求於巴力斯坦的，既不是一個猶太國，也不是一個阿拉伯國，而是美國在中東的利益。

分割計劃

英美合組的調查委員會提出的分割巴力斯坦計劃，就是一個明證。

依照英美計劃，巴力斯坦被劃成二區二省。二區是：耶路撒冷區與奈奈加勃區(The District of Neneb)；二省是猶太省和阿拉伯省。省的權力規定是：有權組織一個省議會，創制法律，但是這些法律都須經英國的總督認可。總督具有否決權。省內的省長和省議會的議長，都由英國所管轄的中央政府委派。省不得有國際、外交、海關、收稅、中央立法法的權利。中央政府的行政立法權基本上賦與總督執行之。他可以組織一個「正常的執行會議」協助他。此外兩區：耶路撒冷區得組織一個相當於市議會的機構。議員中大部分可由民選，若干名須由總督委派。至於奈奈加勃區（一塊沙地），說是因爲人口稀少，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

英美這一計劃既討好了阿拉伯人，也討好了猶太人。計劃提出後，立即引起阿猶兩族的反對。黎巴嫩首都美國領事館被阿拉伯人投了彈，英軍總部所在地大衛王旅館發生了大爆炸案。

美國顧慮無地聯同英國一致譴責起猶太人實行恐怖政策了。但到底誰實行恐怖政策呢？

一個人口二十萬的海法港，被一萬五千個配備裝甲武器的英軍重重包圍了起來。兩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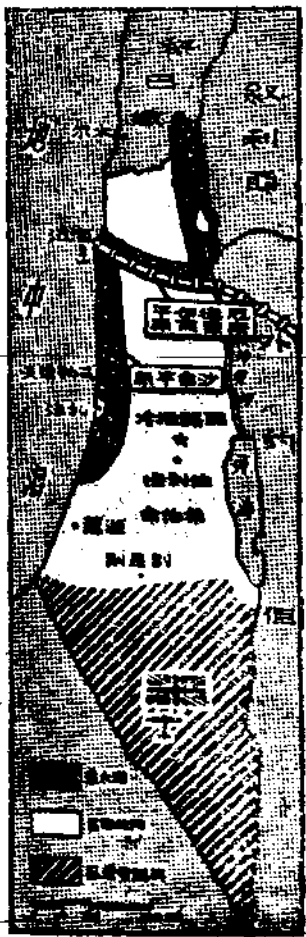
期來，全日戒嚴，交通斷絕，商店關門，每天祇准許有兩小時的購食時間，此外就是英軍的逐屋搜查，逐個詢問。每天有成千人被拘捕，被嚴訊，最近更判決十八個人的絞刑。英軍總部說：「要以恐怖對待恐怖！」——這就是英國所說的猶太人在巴力斯坦所實行的「恐怖政策」了。

軍事基地

這一計劃，英國是主動者。英國爲什麼做出這麼一種雙方不討好的舉動？因爲英國的政策仍然是挑撥離間從中取利的政策。換句話說，英國人不願走。不願走的理由除了是經濟的以外，還有所謂軍事上的作用。

就中東形勢而論，巴力斯坦是一塊四圍之地。北接敘利亞，南鄰沙特阿拉伯，東連中東大陸，西瀕地中海，與蘇彝士運河北口塞德港隔海相望，向來是英帝國歐亞交通樞紐，中東大陸的戰略據點。如三月十三日「紅鯨隊報」所說：「英國現正把巴力斯坦發展爲龐大的軍事基地，以代替馬爾泰與亞歷山大。從某些象徵看來，巴力斯坦現正成爲英國在東地中海的重要軍事基地。」八月二日的紐約時報，更指出英國計劃與軍事基地的密切關聯，紐約時報說：

「現在考慮中的分割巴力斯坦計劃，可使很大一部分巴力斯坦南部的沙地——奈奈加勃(Neneb)——置於英國統治之下。據傳英國在中東的主要基地，（下接第30面）



巴力斯坦分割圖

一個英國人與一個美國人的論爭

美國的著名評論家麥克斯·勒爾納(Mark Lerner)在「下午報」上著文攻擊英國政府對猶太人的屠殺，英國的「新政治家與國家」雜誌的主編金斯萊·馬丁(Kinsley Martin)即在一月十九日的該刊上，發表一封給勒爾納的信，在多方面予以還擊。勒爾納乃於三月二日的「民族」週刊上，回答馬丁的信。在兩個人的激烈辯論中，把英美兩國許多重要的問題都揭發了出來；而且，讀了這兩封信，我們還可以了解一般英國工黨黨員和美國的自主主義者對當前問題所抱的態度。

——譯者

給一個美國自主主義者的信

親愛的勒爾納：

閣下在「下午報」發表的「論摩根將軍」一文已經拜讀了。我是很常欣賞你底大作的，而這一次我却覺得有點問題。你把摩根將軍拿來跟戈培爾比較，且還把前者與深恨希特勒不把猶太人完全殺光的厭惡漢(Yahoo)同日而語，這實在是非常滑稽的。正如本刊在上星期指出，摩根的行爲只是犯了一種疏忽之罪，而絕不是一種厭惡主義或反猶太主義。怎麼像閣下這樣精明的新聞記者也會引用如此含混的術語而發出這樣爆炸式的議論呢？自然，我深信你還不至於變成一個一旦有機會置英國於被審判席的時候即參加麥克柯密克上校底隊伍的美國自主主義者。

有一點請你明白，即除開這次爆炸式的議論，我與你或「下午報」是無所爭論的；事實上，在爲正義而從事的長期戰鬥中，「下午報」實在是報紙中的優秀模範。至於閣下本人呢，則曾爲反抗黑暗而勇猛作戰，並敦促美國人「及時奮起」。而且，你在美國的自主主義者中也並不是孤單的。我在每一期的「新共和」與「民族週刊」上面，都認識不少友人。不過，恕我直說，你們美國自由主義的某些傾向實在是有問題的。我今得美國發出的批評有許多是非常主觀的；它們與其說是起於所批評的事物底本身，毋寧說是起於批評者底主觀的敵視。一種清教徒式的論調在美國還非常濃厚。這大概是因爲你們在這個瀕於飢餓的世界生活上生活得如此安適，因而生起一種罪惡的感覺。我甚至還不能不認爲由於德國和日本的崩潰，使得你們喪失了進行辱罵的對象。但辱罵是不會因而停止的，於是，那些不願拿蘇聯爲對象的人便一躍而拿不列顛帝國爲理想的代用品了。

現在，請以巴力斯坦問題爲例吧。記得在上一大世界大戰以後，一方面由於戰事上的利益而另一方面由於人道主義的動機，英國人曾建議猶大

人重回巴力斯坦，建立家園。但是他們當時却被攻擊爲帝國主義，其情最與這次因他們不能飛速讓數百萬猶太人進入阿剌伯的國家而被罵爲帝國主義完全一樣。我想，假定英國人過去能更堅定地執行他們的路線，則他們一定會更圓滿地完成他們底諾言；不過，美國的評擊似乎完全漠視了阿剌伯人的存在。據我的看法，假如猶太人能夠滿足於他們對其他國家底文化所起的作用（他們在許多方面都處於卓越的地位），則局勢一定比較良好。自然，我很明白他們爲甚麼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園；我也明白經過了過去那些悲慘的年月，閣下爲甚麼急盼那些在希特勒底刀下餘生的人能獲得一個不再再有這種悲劇發生的地方。我同意你底說法，即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在歐洲很少獲得善意的接待；我看這一點主要是由於希特勒把他們底財產盡決而讓給了別的人的原故。

可是，你是否知道這一羣不幸的虎口餘生的人究竟有多少希望去巴力斯坦的呢？是否這個內部紛爭迭起外面軍敵環視的小國真的對歐洲的大多數猶太人具有吸引力呢？這一點我不知道。我希望「英美考察團」能够告訴我們。至於根據我所看過的一個報導，則他們許多都寧願留在歐洲，譬如歐洲的局面能使他們過得去的話；至於那些希望移居的，則大部份也寧願移往美國，而不願重回巴力斯坦。

不論巴力斯坦的局勢怎樣，回到那裏去的猶太人數目到底是有缺的；這裏，我不能不奇怪爲甚麼閣下不主張那些到達了人口稠密和飢餓的英國地區的猶太難民應移居到少受損壞和糧食較足的美國地方去。就以德國一地的猶太人來說吧，爲甚麼他們不應移居到美國去呢？閣下大可以寫一篇鴻文，極力要求猶太人進入美國的權利——因爲美國雖不是上帝特別賜的「天國」，但到底是充滿蜜糖和牛奶的。

非常明顯，像這樣的一個建議自然應該由美國人提出，而不應發自英

國人。這種說法，似乎有點揮霍美國的意味，但事實上，英國人秉性崇尚禮儀，是不至於批評美國的。我知道美國人的見解都認為英國有許多地方應受攻擊，至於英國「干涉美國」則通通被認為有害無益，被認為適足以增加美國底社會改革者的困難；關於這一點，下面我邊希望能用別的事例加以證明。美國這樣的作風，你們實在不能辭其責任。因為，像閣下這樣的一個社會主義者，自然會知道美國並不真是一個從好萊塢至第五大街的流線型式的鍍金世界，而實實在在是一個其艱辛程度並不亞於波蘭和匈牙利的貧困國家（我知道你們的阿肯色斯和密士失比兩州的墾殖者正瀕於飢餓）；你自然也知道，對於千百萬的美國人來說，所謂自由，只是一種失業的自由；你還應該知道，為你們深惡痛絕的納粹極力執行而在英國則微有表現的種族主義，却正是流行於你們南部諸州的社會基礎。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往往喜歡著文批評我們這個會獨力與德國搏鬥了一年以上的小島；他們甚至不敢把下一事實告訴美國的讀者大眾，即英國在這次大戰中的傷亡，還較美國為多，而後者的入口却是三倍於前者的。

這些事情你都是知道的，而且你也非常了解美國本身內部的矛盾。然則你們這樣斤斤指責甚至行將從印度、希臘、印度尼西亞等地撤退的英帝國主義，不是有點不大適合時尚麼？事實上，你們美國的種族主義又是怎麼回事呢？如果你們真的這樣惱恨帝國主義，則請你們注意和關懷一下你們自己的將軍們和大君們底野心吧！

你們是習慣於一有空暇時間，便要向我們說教的；也許這是有防空的講壇的人們底特殊權利。不過，如果一旦你們要面對自己本身的複雜問題時，恐怕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空暇來對我們說教了。請想想，在英國的帝國主義時期，由於社會主義者不再滿足於做自由黨的附屬品，因此我們便組織了工黨；而你們呢，除了在兩州而外，其餘各地的美國社會主義者只能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選擇投票的對象。請問當杜魯門先生的任期滿後，你們還仍然滿足於這樣的選擇麼？假如美國的資本家為着解決目前經濟的紛亂而高舉帝國主義的大旗，實行大量擴軍而去進行國外的冒險，則你們又將怎樣去維護你們自身的自由呢？我知道美國今天正要回復自由企業及平時的生活，可是，戰爭時期的豐富利潤與目前的罷工及勞工危機這一鮮明的對照，一定給美國的資本家帶來很大的啓示和教訓。假如在這次跟產業職工大會的鬥爭中失敗了的話，則他們（資本家）之中的一部分一定覺得現在正是在美國高舉法西斯大旗的時候了。

這只是我們透對大西洋彼岸向你們提出的一些問題；但這些問題是確

實需要答復的。因為，當我拜讀了美國自由主義者對英國所發的爆炸式的長篇大論以後，我不能避免一個這樣的結論，即你們對於本國問題的瞭解和對美國在世界的災害中應負的責任的認識是應該遠勝於你們對英國底惡的了解與認識的。

答覆一個英國工黨的黨員

麥克斯·馬丁

親愛的馬丁：

你底信最使我感到訝異的是那樣濃厚而神秘的國家主義的色彩。我知道你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你這次却不是站在社會主義者的立場來執筆的。你這次所寫的，可以說是一個英國人寫給一個美國人的一封信——對於別人對英國底巴力斯坦政策所發的批評立刻表示反感；極力維護大英帝國；堅持要大家相信英國作戰的損失；諷刺美國人的「防空」的地位；怨忌地把英國工黨的問題和地位與美國自由主義者的問題和地位拿來比較，而極力維護前者，壓抑後者。老實說，在你底信上，薄於資己而嚴於責人的意味實在太濃厚了。我並不是把你底信當作私人的函件看待。假如我沒有弄錯的話，則你底信與其說是寫給我個人，毋寧說是寫給我們美國自由主義者的一羣——雖然我們本身並沒有彼此組合在一起。你所說的話，其實都是早已蓄意要說的，拙作「論摩根將軍」一文只是一個導火線吧了。不過，你底信之使我不安的地方（正如你們底外交部長所發的激昂演講之使我不安相同），却是在目前面對着世界的紛亂和災難，正極度需要一種社會主義者的分析和人道主義者的態度的時候，而你却懷有那麼濃厚的愛國主義色彩的怨恨情緒。

現在，讓我們先討論一些簡單的人道主義的問題，然後再談那些比較複雜的社會主義的問題吧。

摩根將軍的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但一度使猶太人陷於悲慘的境地，而且還使民主的良心橫遭摧殘。請回憶一下過去二十年的悲慘歷史吧，它使我們認識了所謂人類的神聖是何等卑微，那種使人類對於禽獸的尊嚴外表是何等脆弱啊！那實在是法西斯冒險的可怖的教訓。在埋沒人類天良和窒息人類性靈的我們這一個時代，數百萬的猶太人在歐洲慘遭屠戮了。請根據這一個脈絡去考察一下摩根將軍的事件吧。你說摩根將軍只是犯「疏忽之罪」。這只表示摩根將軍將事實真相說出來，但這並不足以掩飾他的重大的罪過。報告事實真相，在我是歡迎的；但我却不覺得那是出於疏忽。事實上，這樣重大的事，說是一種疏忽，是何等令人訝異而不敢相信啊！摩根說猶太人希望離開歐洲，我承認這一點；難道一種避開或高而尋

求生路的意念也是一種應被懲罰的罪名麼？我也承認有別人要幫助在歐洲的猶太人；難道把幫助猶太人的行為指為「猶太秘密黨」和「世界陰謀」的，不正是戈培爾的論調麼？當摩根將軍引用「死黨」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種子」等字眼指責猶太的難民時（我沒有看見任何關於這種引用的更正），我發覺這種詞句正代表一種富有諷刺性的顛倒——希特勒底刀下餘生的可憐蟲不但沒有變成控告者去控告殺人犯，而且反而被置於罪犯席而受人家的審判了。而這樣的一種顛倒中，我覺得如此埋沒民主大良，除了導入默然主義而外，實在沒有別的前途。

我會抱過一些希望；我希望英國殖民地部對巴力斯坦問題所發的議論並不是你們這些不兼政府職位的工黨黨員們的見解。可是，你底信使我底希望如此輕蔑。難道這不是猶太人的歷史要求和合乎法理的事情麼？同時，我們所指的只是那些要出發重回巴力斯坦去的十餘萬猶太人，而不是指幾百萬的猶太移民，那不是非常明顯的麼？而且，猶太人的移居，經過了這樣久的延擱，而你還口口聲聲用「飛速」等字眼，難道這是公平的作用？你問為什麼在歐洲的猶太人「不滿足於他們對別的家底文化所起的作用」。自然，你是贊成把猶太人在東歐的經濟地位廢除掉的，從今而後，能使他們起什麼「作用」的，只有他們底鮮血和屈辱了。

你問他們是否「真的希望到巴力斯坦去」，還問那個地方對他們是否「真的具有吸引力」。我們根據一個「英美調查團」的團員巴特萊·柯羅姆氏（Barley Crum）最近發出的報告，知道他會見過那些猶太人：他說他們不但大體一致地希望回到巴力斯坦去，而且他們就快要到達集體自殺的階段了。你還質問為什麼我不著文「要求猶太人進入美國的權利」。我底答覆是，我已經寫過這樣的文章了。剛巧在我寫「論摩根將軍」一文之前一個星期，我在「下午報」上面發表了一篇「美國要做一個關門的國家麼？」。又在更早的三個星期前，我在「論僑善者」一文上，對美國的議會議員大加抨擊；我罵他們只知道對英國的巴力斯坦政策表示不滿，却「沒有一個人敢於挺身而出，在議會中建議美國應該打開大門，准許新的集體移民。」

談及這些文章，我底目的只是把事實的經過弄清楚吧了。至於說美國的種族主義——對猶太人和對黑人的——與英國帝國主義兩者那一個較好，那一個較壞，這樣的爭論是不會有結果的；而且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這樣的爭論簡直是非常幼稚的。就我本人來說，我每次行文，並不是作為一個美國人或猶太人去執筆的；我底立場是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因此對於國別種族等問題並不關切，我所特別關心的是整個人類的神聖與完整。而且，我們要力爭的正是這種人類的價值，而不是甚麼猶太人的希望，阿刺伯人的抵抗，英國的權力，或美國對罪惡的認識等問題。

就爭取社會主義的民主而論，我們在許多方面都需要向你們英國的工黨學習的。假如我們相信英國本身就分為「兩個國家」的話，則至少有一方面是支持我們的；而且，美國何嘗不是分為兩個國家呢。由於這一點認識，應該使我們在共同的奮鬥中團結起來。老實說，我們之所以了勝英國統治者的作為與英國人民底願望之不同，大抵是讀了你們工黨的冊子（如 K. Zillman 氏關於外交的著述和 Anstrin Bevan 氏關於內政的著述）的結果呢。

在世界的危機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便讚美和支持大不列顛的人民對他們的統治者所進行的抗爭。閣下竟諷刺我們底「防空的講壇」，並埋怨我們不把英國的傷亡表公諸美國人民，這點使我深感遺憾。當戰爭一開始的時候，美國的自由主義者便努力支持英國人民，這絕非由於任何親英主義，而是由於英國的戰鬥是有裨於全人類利益的。假如現在我們對於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有所攻擊的話，則也絕非由於任何反英主義或由於甚麼卑惡的認識，而是由於那種種外交政策違背人道而應受攻擊的原故。況且，我們讀了英國國會的報告，讀了「新政治家」和「倫敦論壇報」，知道你們黨內不少份子，對這種種外交政策也大加抨擊的。事實上，邱吉爾和艾登所執行的反動政策被艾德禮和貝文執行時候，也不會一躍而變為社會主義的政策啊。

不過，如果我在這方面說得太多，可能會得出片面的結論。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是應該把英國底境最全面加以全面的了解的。我們對你們開始使礦業及電力的國家化並力求社會的安全等努力，至感仰慕。正如我們清楚你們兵員在作戰中的重大犧牲，我們多少也知道你們在經濟方面的損失，以及你們所處的經濟局勢的困難。我們會力促議會方面答應對英國貸款，並主張條件力求寬大。我述說這些，也絕不是要誇耀美德，只希望把事實弄清楚，說明美國絕大多數的自由主義者對問題的看法吧了。

把社會主義成功的條件加以分析，並不含有說教的意味。事實上，英國的工黨和美國的新政主義者都尚未達成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目標。如果我們已比我們更接近目標的，則你們現在行進中的重負也比我們的來得重且。我們要跟頑強的資本家和弄壞了的黨進行鬥爭；而你們却要使一個殖民地帝國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我們相信一定要在殖民地主義和社會主義二者之中，選擇一種，原因是我們不相信二者是彼此相容的。在巴力斯坦、印度尼西亞、印度等地，你們努力要保持帝國的力量，不但使你們的社會主義遭受危害，且簡直違背了最簡單的人類的性靈；這一點不是使人大感驚訝的麼？我不願偽稱我們的戰鬥是輕而易舉的事；事實上，無論英國或美國，這種鬥爭都是非常艱辛的。因此，在為社會主義的民主而進行的長期博鬥中，敢於承認錯誤和敢於面對考驗，應該是我們應該具備的起碼條件。

麥克斯·勒爾納

土耳其是怎樣的個國家？

A. Ronald Harding 作 蕙 風 譯

土耳其是第一次大戰的產物，當時顛覆了封建的奧托曼帝國。它的大部分領土和六分之五的人口（全人口一千八百萬），都在小亞細亞。此外三百萬人居住在東南歐的一小角，即伊斯坦堡（君士坦丁堡）的所在地。在這歐洲一小角和小亞細亞一大片之間，橫臥着達達尼爾海峽。在這條海峽的管理上獲得發言權，對於黑海強國是萬不可缺少的。

蒙德莫公約的修改

依照一九三六年的蒙德莫公約規定，現由土耳其管理海峽的通行。波茨坦會議曾同意有修正這個公約的必要。在戰爭時期，土耳其濫用他作為一個管理者的權力，尤許德義「商船」通過海峽，這些「商船」實際上是在運送着軍火的。

去年十二月，土耳其總理薩拉格魯對記者們說：波茨坦會議之後，美國曾向土耳其提議召開一次會議，修正蒙德莫公約。美國的建議是：在戰爭時期，達達尼爾海峽開放給各國商船；至於黑海各強國，得於任何情況之下，在海峽中航行戰艦。至於他國戰艦，除非得黑海各國同意，或執行聯合國之任務之外，均不得通過。薩拉格魯說，這個提議與了討論的合理基礎。可是顯然地，土耳其履行這個協議，多半還得看它對盟國的忠實。蘇聯是曾經請求它作一次「附加而有效」的保證的。

反覆無常的外交

一九三九年春，爲了預防地中海戰爭，土耳其

旅行雜記

(二)

英·杜·徒作
宜 閱譯

四月一日

天氣熱得十分暢快。誰都問我，「你受得住這熱麼？」在英格蘭經過了沒煤燒的一年，我感覺着如俗語所說，「幹下去，抖擻一下，消磨它，精神就如此。」我每天還是少不得要高聲說，「多麼清爽的日子，」天天一起身，總就感覺着捨不得使這樣陽光明媚的白天喪失一分鐘。當然呵，天氣還不是真正熱，只不過有些暖洋洋，在蔭帶還沒有過一百度，據我的調查，它最高要到一百二十度。在英格蘭，此時的溫度一定也是熱的，但這裏的生活却組織得足以適應這炎熱。建築的方法是爲了要抵抗炎熱，你又穿了輕飄飄的夏衣到處走；一個成衣工人同志給我做好了新的最高尚的暗褐色的布上裝和輕得美觀的襪子，我穿在身上，還踏一雙輕便的鞋子。

今天早上，我們幾個人到離太國家航空線的機場去迎接剛到的歐拉勃哈·派德爾。我有了機會被介紹給G.D.勃爾達這一位傳說中的國民大會後台老闆相識，我又和工作委員會的阿撒夫·亞飛君作了一番切實的談話，他告訴我，甚至在他們被拘禁的幾年中間，印度也有了好多的改變，因此他們一出來，就覺得自己對於印度再也弄不明白了，必須從新來研究才好。我們坐車到勃爾達的公館，派德爾就住在那兒，我這才能夠和他商定在以後的幾天，作較詳細的會談。

進出了那些用那麼多的禮貌和客情接待過我而且安頓着民族領導權的壯麗的邸宅，我同時不得不在心裏牽掛着二十五個德里的共產黨員。屬於一百五十人的一個支部）他們此時有的被捕了，有的正在候審，我又不得不牽掛着關於暴行呀，鬥毆呀和殺人呀等等的一些很嚴重的記錄，在許多的中心城市，這些記錄是被利用了來反對共產黨的局勢。這是目前一切光景都很複雜很難講的這裏的局勢。要依正確的方針來研究它，非有極度的細心不可。

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我聽得我的成衣工人同志剛才被捕了。

四月二日

今天早上，全印無線電台來請我廣播十分鐘，作爲「本週印度的賓客」，附帶聲明這演講不應有政治性。我很知道這官員的頭腦把政治看作電子，微粒子和體質有關的特殊的絕緣體，還沒有明白在現代任何知識分子的談話都是具有政治性的，因此我用最親和的友好態度把那附帶聲明吞嚥了。接着，印度國際事情學會，——這可以說這裏的喀山館——有人到來請我演講。緊跟着他們到來的是印度世界事情評議會，這是以印度民族運動爲基礎的類型的團體，尼赫魯是它的副議長之一。依照我在這裏嚴格地不偏不倚的地位，我接受了這一切的邀請。

其會和英國簽訂「互助」條約。同年十月，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後了，又與英法簽訂三角互助條約。這些條約似乎把土耳其拉到了盟國方面，可是，土耳其的外交却別有主意。在德國侵略之前四天，土耳其與德國簽訂了一個友好與互不侵犯協定。土耳其的經濟更老早與德國的沙赫特經濟制度密切地聯結了起來。德國的飛機就曾飛越土耳其的上空去進攻蘇聯。盟國的質問所得的只是遁詞。泰晤士報（一九四四年二月）曾懷疑土耳其「祇在口頭上有英土同盟，無意執行條約規定中的義務；而每有辯論與要求，總是用詭辯來推諉。」直到戰爭差不多要結束了，土耳其才挺身而出。蘇聯對於他這種「善意」，是有理由懷疑的。

蘇及反民主

土耳其對巴爾幹各國的關係史，是反蘇反民主陰謀史，目的在建立一個由土耳其支配的「巴爾幹同盟」，與人民的新民主運動為敵。土耳其的報紙攻擊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民主政權，強烈支持舊有的聲名狼藉的反動份子。土耳其報紙將巴爾幹人民抵抗納粹的戰爭描寫為「暴動與無政府主義」。現在，當土耳其企圖跟準法西斯的希臘政府達到諒解——或者是同盟——的時候，土耳其最下流無恥的記者雅爾欽，喊出了許多人心裏的願望：他向美國呼籲用原子彈威迫巴爾幹各國，因為：「外交談判徒然是浪費時間而已。」

土蘇邊界糾紛

土蘇邊界的糾紛，為時已經很久了。土耳其的阿美尼亞省的極邊，本是卡爾斯（Kars）省和阿達罕（Ardahan）省，這兩省原來是屬於俄國的。在一九一八年布爾斯特條約（Brest-Litovsk Treaty）規定之下，土耳其從年青的蘇維埃聯邦手上強佔了這片土地，第二年，簽訂色佛爾（Severs）條約時，土耳其才將這塊土地歸還蘇聯。可是，國際干涉戰爭繼續進行下去時

四月三日

新德里總督府的地下層有着農村改進陳列所。組織者們熱情地工作着。凡是可以實行起來改進印度農業的各種技術改革呀，可以使用的種種新機器呀，較好的種子能够怎樣地使生產大增呀，土地可以怎樣開拓呀，農場建築和住宅和裝置和給水的改進呀，都在那裏有着惹眼的陳列。我問過：現在行着什麼辦法把這一切帶到各個村子去。長說：「唉！什麼辦法！沒有錢。這不是模型的陳列所。我們甚至還不能夠把我們的陳列品帶到各鄉村去。」

有一個部門陳列着現行物價最低限度平衡的模範餐的樣品。看到了為一個產業工人設計的模範餐，我問那所長，照現在德里的物價，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孩子的一個產業工人用這樣的餐，要化費多少。他計算了一番，便說道，一三〇羅比一個月。在德里的的一個熟練紡織工人的最高工資，包括戰時津貼在內，大約是四十羅比一個月，至於一個不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水準則大約是三十餘羅比一個月，甚至至於低到二十羅比一個月，一個小學教師所得到的則是十五羅比一個月，也就是說不到五先令一星期。只怕有人以為這些低的貨幣指數可以用低物價來平衡，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現在德里的牛奶價格，是四便士一品脫。當我回到寓所的時候，我翻開報紙，便發見如下的廣告：

「印度館」出售

對於瑪哈拉耶，（註一）拉耶（註二）歐洲人和大地主，電影製造廠和銀行最高官一所莊園的現代邸宅，有着三十幢光景屋基

的地面。

特點：雲石和花石的地板，人造雲石和麻栗木的樓梯連同紅木的扶欄；應接室，舞廳，寢室，餐廳，和起居室，備有新式傢具；真正波斯及波克哈拉的地毯，雲石的雕飾及立像；天花板上的電風扇和隱藏的電燈；冷氣設備；供給六間浴室的冷熱水；有三個電氣馬達的幫浦；布置精緻的明媚的花園；網球場；有自動變化的彩色光線的噴水泉。對於出價四十萬羅比（兩萬六千磅）以上的可以考慮。

同時德里的麥類配給從四月八日起已經減縮了一半。這意義就是從每天十二盎司到每天六盎司的減額。加爾加答有一個官方聲明發出，為的是要鎮抑關於飢餓死亡率的恐慌。據說三月三十日止這一星期，從加爾加答街上拾起的二十三具無人認領的屍體中間有五個是餓死的，官方聲明對於這項消息加以否認。官方的意見是其中餓死的具有兩個。

四月四日

早出的鳥捉得到毛蟲。（註三）這句話也應用於和甘地的會見。依照他的慣例，他對我約定今晨六點三十分。我並不幸遲。在我們開始了會談之後，國民大會主席毛拉那阿沙特到來，於是我們只得停下來到另一次再談。用了那一種使甘地先生為他一切訪客所親愛的慣常溫文的友情再三說他要繼續這番談話，真是極其心切，他答應了趁他儘早騰得出的時間約我再談，並且加添說：「你可以應應我的眼睛，知道我是真誠的。」他的話是絲毫不苟的，在幾天之內，我們便能有一小時很有興味的談話。在別的事情中間，我們能够談到共產主義

土耳其又以一九二一年的條約鞏固他在布萊斯特條約中所獲的贖物，這一九二一年的條約是在蘇聯邊境而無可如何的時候。去年，蘇聯已將這個條約廢棄了。

正像美國科學院報記者去年七月所說的，「無疑地，將這些地區併入蘇維埃阿美尼亞的主張，勢將獲得各地阿美尼亞人的廣泛的擁護。假如說現在這些地區的人口中阿美尼亞人並不佔多數的話，這是因為……土耳其屠殺阿美尼亞人之故。而這種情勢，決不能加強土耳其對這塊爭執重重的領土的所有權。」

貧乏的經濟

土耳其的投機主義的外交政策，也清楚地反映在國內政局上。一百五十萬強大武裝部隊的維持，就吃掉了土耳其一半的預算；土耳其的國民收入常常是世界上最低的一國。第二次大戰期間，土耳其的出口總數百分之九十是輸往德國的。這一種貿易，祇有使少數的投機家發了財。物價的飛漲，配給制度的失敗，農產的銳減，是每一個土耳其人為着這種貿易所受的痛苦。政府用戰爭徵藉口（雖然土耳其並未參戰）來取消限制雇用女工童工的一切條例；撤消了「休息日」制度，延長了工作時間至每天十四小時。最後的一個歷史長久的凱末爾工會，雖然無能保障工人們的利益，也於一九四〇年被解散了。

土耳其的農業至今還是很原始的。極大多數的農業都談不上農業機械化。去年十月，通過了一種土地改革法，使退伍的軍人能成爲小自耕農；可是這對於一般的情況只有很少的效果或毫無效果可言。工業的發展雖會增強了工人階級的力，但農民仍然佔全人口的四分之三。國內流行着最可憎恨的重利盤剝的種種形式。同時爲Aparthoid（大地主）和日漸成長的資產階級所駕馭的貴族政府，對於這種正在加緊的危機，還是沒法採取有效的步驟。

國民大會的問題，我希望現有的困難也許可以克服，他對這一點，表示了最友好的善意。他告訴我：已經和印共領袖們會談過，他佩服他們的虔誠和能力，但是他感覺到他和本人和他們之間「通不過的障壁」。對這句話着迷了的我追問他在對我講話時是否感覺到任何「通不過的障壁」。他回答沒有，又說，他在對我講話時感覺到充分的信任。我要把這問題探究得更進一步，我冒昧地問，這一重通不過的障壁是什麼。他回答說，它所以發生，因爲共產黨員信任着「秘密的暴力」。我請求說明這一點，他便解釋說，他懂得共產黨員們有着綁架暗殺他們的政治反對派的習慣。我竭力解釋：共產黨員對於那些相信使用暗殺手段以作政治武器的反動派系作過了很久長很著名而在大體上又成功的鬥爭，而且在包括印度在內的好多國家，的確已經使許多先前的恐怖分子改信馬克斯主義了。甘地先生回答說，這是史太林對付他的反對派的方法。我竭力解釋：這兒似乎有些和一個很不同的問題，即國家行動問題的混淆，各個國家都有着它的刑法，都照那刑法處理着觸犯者們，而且國會國家往往同樣幹着。一點不錯，「甘地先生說道，『但國會國家不會是我的國家。』」

從以上的，及其他多次對印度領袖們的談話中間，顯然可以看出：那一些成爲二十年前樓草會（註四）的小軋碾而且叫人想起鮑洛（Belo）和帶炸彈的人的興高彩烈時代的較單純的關於共產主義的錯誤概念至今還在這個國度里廣泛地流行着，這地方一些從別國來的政治人物有時是少不得像逆流裏一樣要搬泥來堵塞的。除却尼赫魯，國民大會的領袖們很少是在任何時候多多地接觸到國際事情的；甚至尼赫魯也不得不失去了

某些程度的接觸。正如在第一次我和他所舉行的談話中間，他對我招認，有三個月他不曾看過什麼報紙，不曾經常留意國際的事件。

這裏的局勢的困難點之一，在於各色各樣代表們的歷次會談的經過期間深刻地印在我的腦際的，就是：在六年的戰爭期間，印度的被迫的孤立大大地削弱了全世界民主運動的一般的進展的接觸。全然經由倫敦半官路線對外面世界一切新聞的絕對的壟斷必然地消滅着此間人士的意見，而使反蘇的偏見容易造成，因爲事情的另一面是絕不提供出來的。印度的報紙任何一家都沒有莫斯科通信員，或者也可以說，就我所知，都沒有倫敦以外歐洲任何地方的通信員。的確，在我和印度報界人士所舉行的一次會談，他們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要設法弄到一個在莫斯科的通信員怎麼可能呢？因爲印度和蘇聯是沒有外交關係的。消息顯得真正缺乏，但是沒有供應却時常引導人們下意識地來接受真正帝國主義反蘇宣傳那樣的東西。

喜劇性地說明了這情形的是當一位政治學者不怎麼高的前政府部長菲洛士·可汗·農爵士在回教同盟立法委員會談話時，感嘆着說，如果不列強人不把柏克斯丹給予他們，那麼他們就要轉向俄羅斯來求得了的時候，他登動了公衆的耳目。這一種天真地接受英帝國主義所製造的俄羅斯妖怪好像一匹等待着向印度伸爪的惡劣的巨狼的宣傳的習慣這深浸到公衆的意識中間，每逢印度政客巴不得撒謊的時候，他恐嚇着說要轉向俄羅斯了；印度各大政治組織也都竭力對它的反對者作這一種攻擊。此外又沒有什麼理由足以解釋一九四六年現在剛才出版而此時爲各方面人士所閱讀的尼赫魯的新著「印度的發見」裏異常的節段

一黨獨裁

土耳其是為一黨的國民大會所統治着。這一黨即凱末爾在一九二二年所成立的「人民黨」。從此以後就規定應由該黨黨魁——目前是伊諾奴——充任土耳其的總統；以黨內副魁為總理。伊諾奴最近曾在國民大會演說，允許修改憲法。這是國內人民和改變了的世界形勢直接壓力的結果。土耳其現在又需要做某種符合聯合國政策的「表示」了！

反對統制新聞自由的憤激逐漸在生長着，這可由「坦報」(Tan)最近的表示看出。這張報紙毋庸說後來是受到壓迫了。它說：「土耳其的報紙受着專制的壓迫……政府干涉我們到標題的字體都要聽他指示。我們連呼吸都不行了，且莫說有討論和發表意見的自由。」

最近，土耳其成立了兩個反對黨，一是民主黨，由拜雅爾(Celal Bayar)領導，政綱是溫和進步的。一是民族復興黨(Party of National Regeneration)進步性較差。今年六月，土耳其會舉行地方選舉，由於這種選舉的不民主，兩黨都予以抵制。七月廿一日，將舉行「大選」，民主黨已經宣佈要抵制它，因為它的不民主和假促舉行。(譯者按：「大選」已過，「人民黨」仍掌政權。)

艾獨還是艾獨

土耳其的目前政策，無論內政外交，都祇能引導土耳其人民走向災禍。

對土耳其的真正的要求是：他必須着手最重要的工作，即重建他的經濟，跟新興的蘇聯合作，與東歐的民主國家合作，與聯合國合作。要實行這樣的一種政策，土耳其政府應當推行廣泛的土地改革，農具現代化，增加工業化的程度，和政治的真正民主。這樣的一種政策祇能靠之於人民才成的。(意風譯自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倫敦世界新聞觀察週報)

了，他實際上在那裏宣佈着：蘇聯之外的一切共產黨，因為接觸不到民族感情的緣故已經失敗，後果是由於他們對民族的離棄，變得衰弱而且不切實了。當我竭力向他指出近幾年間歐洲所發生的一些事情的時候，他表示了深切的興味。這是無疑的：要重建印度和世界民主運動的聯繫，還須下一番大大的功夫才好。

(上接第23面)就預備築於該處沙地。英國軍事領袖認為：除在外約但駐兵外，該地亦為保護帝國在中東安全的要點，該地面積雖小，然却具備一切條件。

充滿油臭的計劃

正像英國工人日報(八月二日)社評所說的，而完全不是使巴力斯坦走向獨立自治的方案。這項計劃實祇是：英帝國為了想無限制的留駐在巴力斯坦，以及美帝國主義者為了將政治經濟勢力刺入中東做一個適當藉口的契機而已。在英帝國的眼中，既然中東地區日漸生長的經濟和戰事的重要性，已經增加了作為一個軍事基地的巴力斯坦的價值。戰前英政府所答應的巴力斯坦的獨立，與一九四四年英國工黨所答應過建立一個猶太獨立國的諾言，都老早丟棄乾淨了。

依照英美的計劃，巴力斯坦從委任統治地一變而為英國殖民地了。英國是不願吐出這塊委任統治地的，他硬要國吞下去。假如仍是這個樣子，英國縱使能召集阿猶民族舉行圓桌會議，結果還是一樣：巴力斯坦的紊亂，更大的紊亂！杜魯門初是同意這個計劃的，到後來為什麼又不正式表示同意呢？雖然他也不表示完全拒絕。杜魯門在這時候，誠是戰戰兢兢，深恐動輒得咎；他恐怕得渡過了今年十一月的議員選舉之

- (註一) 大貴族的一種稱號。
- (註二) 貴族的一種稱號。
- (註三) 英國諺語，這意思就是說事情趁早辦才能得利。
- (註四) 一八八四年英國守黨員所創設的團體，它的領袖是愛好櫻花的。倍根斯飛特爵士。

後，才能再看情勢發言吧。他縱使是發言吧，也決不會是說的阿猶兩族的話。

解決之道

解決巴力斯坦問題的辦法是存在着。巴力斯坦既然是國聯「委任」英國所管治的土地，英國經過二十七年的統治，而竟糾紛迭出，那，最好的辦法就是將這片土地交還給國聯的後繼者——聯合國組織，由聯合國來實行託治。

當然，英國是不願意的。正是因為不願意，他才想借重美國，來解決這棘手問題。但縱使集英美的力量，也還是解決不了的。因為他們祇替自己打算，一切以發展自己的勢力為念，以將巴力斯坦收為自己的殖民地為目的。英美之所以不願將這問題提上聯合國議程，而寧願偷偷摸摸進行黑市交易，最大的癥結，恐怕就在這裏吧。

但是，不管願意與否，巴力斯坦問題一定得提向聯合國組織去。否則，巴力斯坦的民族糾紛祇會越趨極端和嚴重。

大路在眼前，人們難道再會去選擇荆棘叢生的歧途嗎？

是的，英國也喊出了託治，但那是單獨託治！單獨託治意味着什麼呢？那是意味着：巴力斯坦更深地陷為英國的殖民地。英軍將永遠不撤離，留駐在那邊。這決不是解決之道！(一九四六、八、廿二晨)

財

路

陳殘雲

大頭炳從圩鎮上回來，坐在塘邊的脫了葉子的龍眼樹下嘆氣：

「過了閉幕還沒半滴水，真要旱死人了。」

大頭炳是個單丁寡仔，廿八歲了，依舊是光棍一條。天旱水浸，谷平谷賤，他向來是不大關心的。他不耕田，又沒有家小，靠了一股爽直和豪氣，一點胆量和人緣，就能拖拖扯扯的過活。淪陷期間，他提了公家的手槍去當「撈家」，自己活得痛快，又給我們村裏保存一點「元氣」。勝利之後，他就放下槍桿「洗手歸正」了，回到村裏當一名安份守己的「更練」。現在，大頭炳在村中，還是一個愛愛觀觀的模樣。

今天，大頭炳像有感觸，忽然嘆起氣來。

照常理，他是不該嘆氣的，有時賭輸了，抹一抹大腦袋，有幾顆薄豆皮的臉色漲一漲，就算了，從來不把別人掛心的事情放在心裏。而今天，或者在圩上看到一些可怕的情景，谷價標出三萬八，看到賣菜販爲了一百五十元打架，看到兩個人活活地餓死的緣故。

「大劫之後又荒年，世界真是越變越壞呀！」他喃喃地說着，漠然地望着對岸的兩個行人，他看清楚那是烟屎積和盲四。於是他大聲喊：

「烟屎積，從省城回來吓？」

「是的，差一點撞板！」烟屎積高聲回答。烟屎積是幹慣走私的，經常把敵偽時代積存下來的有名的「馮北土」，私運到廣州去的，這傢伙神通廣大，跟敵偽時代接收回來的「熱性警察」

，混得很熟，這門飯也吃得很方便，大頭炳很會打他的算盤。

「香烟有嗎？」大頭炳說。

「金美利，二等貨——」烟屎積說着，到了大頭炳的面前，順手從錢袋抽出香烟來。然後又說出今天在流花橋所碰到的危險，要不是黑錢花得不巧妙，這批烟土就「撞板」透了。

「又輸了嗎？」盲四微笑着插咀道。

「丟那媽，有條七錢！」大頭炳怨氣地。

「叫你拍手撈世界，你又不來，不走邪路還有正路可走嗎？這世界不是和日本仔差不多？」烟屎積露着黃牙齒說，似乎是帶有鼓勵大頭炳的神氣。

「邪路正路我不在乎，你知道。那批「熱性警察」，那個不認得我？英雄不吃眼前虧」。大頭炳解釋說道。

「認得不認得誰管你？」盲四接住又道：「過去他們當偽警，你當土匪是一路人，現在他們當警察，你走私，又不是一路人嗎？杯酒到肚，萬事皆休」。

「對呀！」烟屎積得意地。

「政府的人，反轉豬肚就是屎，契弟看他們臉色呀」。大頭炳硬氣地，態度顯得很驕傲。

烟屎積明白大頭炳的意思，這個人脾氣很硬，又野，做事要做些明明白白的事，偷偷摸摸是不幹的，和他自己完全相反。大頭炳常常罵他是「烟精」，專門在不見光的隱處裏鑽。他自己也

曉得，一個上了烟癮的人，說話是不夠響亮的，不從小道思想上辦法，「黑米」要吊住，甚至連一家三口的白米也要吊住；過去當「夜摸」的時代，大頭炳常常指着他鼻端似罵又似教訓的說：「烟屎積，你這樣陰陰暗暗的活下去，我要鬆了你！」他不敢回半句話，每一次都自卑地，又帶着無名的感激搔搔耳根便避開了。而此刻，他自覺到比大頭炳有辦法，內慚的心理也就消除了，鄉裏的人，對他也就有了不同的觀感，雖然在大頭炳的限裏，始終是那裏一個不大長進的人。

「我說了，大頭炳，這還是個撈家世界，你不信！」

「是的，田耕不得，工沒得做，不拿槍吃飯，拿什麼？」盲四擦一擦那雙腫爛油似的眼睛，搶着說。

「丟！你的雞屁股看見條鳩，國軍這樣多，拿槍，問你有幾條性命呀，盲四！」大頭炳不服氣，扯起爽朗的喉音，斥責盲四說道。

「不是這樣講！」烟屎積用着微弱的烟腔說：「日本鬼留下的倉庫物資，不是國軍搶去的嗎？廣花公路的汽車，是誰借檢査的名堂搶去的？還有廣州，熱黑就搶劫四起，這是誰幹的，國軍，國軍，丟那媽，還不是土匪一羣！」

「我們怎好和國軍相比？」大頭炳莊重地，

「他們人多槍多，又名正言順！」

「這個——你大頭炳改邪歸正就怕死！」盲四的話帶着輕蔑，又帶着激動的神氣，他從來沒有在大頭炳跟前說過這末重的激刺話的：「又不是家裏有金香爐，又不是有龍老婆，單丁仔，怕死有卵用吓！」

紅了眼珠，生氣地罵道：「在日本仔面前縮頭縮頸，沒有事就牙斬斬，你扯得住我的衫尾，算你盲四是好漢。」

烟屎積看見大頭炳發怒，立刻拉轉話頭，調和地道：

「我在城裏遇見一個禺南朋友，說禺南的撈家準備再扯大旗，這是一條路，你覺得怎麼樣？」

「有門徑嗎？」大頭炳收斂了怒容問道。

「有——」烟屎積盯住大頭炳的臉，爽快地。

大頭炳不說話，把眼光望着村後的快要落山的夕陽，半晌，不自覺地投一塊石塊到塘底，剛巧，一隻小豬被投中，哇哇的叫了一下，三個人不覺都笑起來。

「想殺豬呀，大頭炳——」一個聲音在後面大聲地叫着，大頭炳回頭一看，原來是撈「番攤」的長腰成。

「殺星又來吧，看你滿臉笑容」。烟屎積帶着輕鬆的口風對長腰成說，咀邊露了一抹皺紋和笑意。

「殺條七，攤路不是三台跳，就是連環順，放幾回滑石粉也是一樣，不能不衰衰的埋皮！」長腰成埋怨似地，掛在灰土色的臉頰的笑，消失了，咀唇縫却還露出那顆沒有光彩的金牙。

「可惜我不在。」大頭炳追悔似的帶笑地說。

「我在，也中了連環順呀」。盲四也眯着眼睛插咀。

長腰成點燃了一根飛輪牌的香烟。順咀說：

「不講廢話吧，告訴你們一條好水路——」

「什麼路？」烟屎積搶着問。

「發財路」。

「不要亂講！」大頭炳不信任地。

「丟那媽，我講假話？」長腰成提高了嗓

子。

「那麼，你痛痛快快的說！」大頭炳不耐煩

地。

「我們到圩場喝杯燒酒好嗎？」長腰成像有什麼秘密似的，望了烟屎積一眼，又道：「你又從城裏得心應手回來，還好意思不請喝燒酒嗎，烟屎積！」

「好，烟屎積你請——」盲四推動着。

烟屎積微微一笑，表示允諾的樣子。

太陽落了山，田野一片乾枯，一片亢旱的死寂的荒涼。

大頭炳他們四個人，沿着枯草的田徑，邊談邊走着，走到圩鎮上，然後在「昌記」那家小飯攤裏，揀了一個最僻靜的位置，坐下來。

烟屎積因為「穩」起的緣故，拿了兩千元給「昌記」，連打烟泡，連菜錢一起在內，讓「昌記」一手包埋。

一切「請客」的準備都交代過以後，烟屎積擦了一根火柴，給大頭炳等點過香烟，便回復了剛才的話題。

「長腰成你說呀！」

「我說你老婆去勾人」。長腰成故意賣一下關子，玩笑地說。

「丟你雞眼，說正經話嘛！」大頭炳心急地罵斥他。

「大頭炳沒討老婆，心裏藏個火」。長腰成慢吞吞地，大頭炳黑而粗的臉皮幾乎冒出汗來。

「有話說說，有酒就飲，轉灣抹角算什麼呀！」盲四這個不大發氣的「跟班」式的角色，也有些莫明其妙的感覺。

長腰成沉默一會，把右腳趾在桌頭，向斜對面的那個關了一邊窗門的歪窗洞，射了一眼，又射一眼，然後回轉視線解釋着說：

「你們都滿肚乾火，窗外有人望着哩！」

大頭炳和盲四，都感到自己有些魯莽的，不再說話，香烟的白烟蓋住大家的眼睛。

「是這樣的——」長腰成打量了四週都沒有的人，然後低聲地說道：「今天李家祠堂那個看倉的王排長，悄悄的和我商議，私下偷賣一些花土靈，布匹和藥物給我們，約我們明晚十二時出貨——」

「價錢怎麼樣？」烟屎積歪着腦袋問道。

「十個人去搬，限一個鐘頭，二十萬元，搬得多少就多少」。

「打大門出嗎？」盲四咽了一口唾沫，高興地問着。

「大門釘了封條的，怎麼出？」長腰成帶着責備的口氣。

「那麼，從牆頭滾出來，滾不得好多呀——」大頭炳疑難了半晌，「况且黑麻，花土靈不花土靈都弄不清，萬一搬錯了不值錢的馬甲，不是賠錢又賠力？」

「嘿，大頭炳，你又不是新從北京來的，怎麼會裝外行？」長腰成心裏着急，用力地拍一拍大頭炳的肩膊，方又補充着道：「前一次，扁鼻鴨他們，一個鐘頭搬了百把萬，也是限十個人，他們却扯了十五人去，王排長拉拉扯扯就算了。」

「公家的事，王排長也不是很認真的，我想，」烟屎積還一想，想得頭頭是道。王排長要的是錢，不是人命，那有不順手的道理，况且物資是日仔仔留下的，沒有數目，搬多搬少王排長當然是不着緊的。半年來，存留在這一帶村莊的物資，不是各有各的賣光偷光了麼？新一軍和五十四軍都那麼做，何況是從偽卅師改過來的王排長們的「蝦蟇兵？」想到這裏，烟屎積一陣心歡，隨即怡然地叫道：「這實在是一條發財路，機會難得——」

「喝什麼酒嗎？」大頭炳。」突然，事頭婆又是

伙記的「昌記」的老婆，抹着垂到眼前的頭髮，歪轉身叫喊，阻斷了話頭。

「從化雙燕。」大頭炳來不及回答，盲四就搶先道。

「話說回來——」長腰成斜看「昌記」老婆一眼，呷一口茶葉浸得發硬的清遠茶，道：「我們決定做，就得劃分清楚，誰出多少本錢，誰去動手出貨。」

「我主張大頭炳領頭出貨——」烟屎積伸出烟黃的手指，指着大頭炳，然後又：「本錢我出五萬，長腰成你出五萬，還有十萬再找人。」

長腰成點頭。

「我？」盲四用臘燭油眼去徵詢大家的意向。「你出十萬！」大頭炳輕蔑地，半刺半罵的吆喝着！盲四的青雞臉漲得發紫。

大家一陣微笑，盲四也不自覺的笑起來。

「你跟大頭炳去。」長腰成盯着盲四說。

接後，烟屎積提出個「具體」辦法，出貨的要十四人，由大頭炳負責，應了錢每人分五千元，大頭炳在本錢項下開一份紅股，盲四開半份，大家同意。

烟屎和打了個長長的呵欠，吞了兩顆豆大的烟泡，然後，「昌記」老婆端上茶來。

幾條帶着「發財」願望的大漢，興高采烈地喝着燒酒，天色漸漸地陰沉起來。

沒有月亮，明鏡一樣的天空，點着數不盡的星星；那些星星，在九年以前，鄉村還是一片和穆的時候，會有一大羣孩子，在塘邊圍着老人家問它們的秘密。現在呢，老人家死得差不多了，夜空的星星，彷彿都變作了孩子們的飢餓的眼睛，誰有餘情去問它們的秘密麼？

剛過十點鐘，村裏靜得像一塊坟墓。

大頭炳他們，在塘邊那間小屋裏，吃過夜飯

，又在商量着出貨的步驟。

長腰成交了廿萬元與王排長，心裏十分輕快，一進了小屋門樓，就爽快的叫着：「王排長好商量，等下你們盡量搬，盡量搬！」

「多搬花士靈還是藥品？」大頭炳笑着問。

「藥品——」長腰成答。

烟屎積皺一皺眉端，插咀道：「日本藥不值錢。」

「黃斜布好哇！」盲四很有見識似的。

大頭炳不答話，重重的敲了兩下盲四的胸膛，然後帶着親熱的玩笑的聲調說：「盲四，提妨你在牆頭上掉下來，你那雙烏鴉眼——」

「要住你褲頭帶斷呀，大頭炳！」盲四自信地。

「包保不掉板呢，你們放心。」長腰成鼓掌着。

一陣什亂的聲音，又一陣沉默。

時鐘挨到了十一時半，離王排長相約的時刻差不多了，於是，大頭炳帶了十三條擡着担挑和繩索的大漢，踏着星光映照的小路，到李家祠堂去。

烟屎積和長腰成，因為出了資本，留守在小屋裏，一方面是準備照顧物資，一方面却責備一窩稀粥，這樣的擺佈，在烟屎積想來是很恰當的。

大頭炳的一羣人，拐了幾個小灣子，到了李家祠堂背後的小山崗，拍拍拍的拍了三聲手掌，王排長那邊聽到了，也回響了三聲，夜很靜，迴環的掌聲彼此都聽得清澈。於是，大頭炳摸到李家祠堂冷巷的短牆後面，然後示意盲四他們走過來，用舌音低低地說：

「怎麼爬進去？」

「你踏在我的肩膀上。」盲四用舌音答。但大頭炳搖頭，暗示他那樣瘦弱的個子，不夠勁。盲四立刻把挑擔担子的大隻忠拖過來。大隻忠放下扁担，雙手扶着牆壁，把膝蓋壓低，讓大頭炳

的雙腳踏着兩肩便慢慢地站立起來，直到大頭炳的腦袋高出了牆頭。

大頭炳探頭往裏面一睜，幾個燈火在迴旋地飛着，迴旋在坎坑一樣的黑洞洞的冷巷中，彷彿這冷巷有一些奇怪的影子在潛伏着。但大頭炳沒半點疑惑，縮一縮腰身就跳上了牆頭。

「盲四你跟著來！」依舊用舌音往下面叫。

「你先跳下去呀。」盲四催促他。

大頭炳輕輕的滑進冷巷去。

接着盲四的頭亮又伸出牆頭來。

大頭炳跳着亂草摸進滿佈物資的神廟門口，黑暗中看見一箱箱東西放着，也好像看見箱子傍邊有些蠕動的小影，他擦擦眼睛，那小影漸漸地擴大，擴大到像一個帶血的人形，他心裏一陣冷，那個人形向他移行。

「盲四——」他叫了一聲，那個人形還向他移近。

「盲四，你走呀！」他大聲地叫着。

那個人形像鬼影一般的，越移越近。他看得清楚，那不是鬼影，而是二個戴了軍帽的哨兵。他於是叫着：

「是王排長叫我來的！」

哨兵不響，舉起槍向着他。

「拍！」

「拍拍……」

他躺下了。

「盲四你走呀！」

「盲四……你……走……」

從沉重到微弱的叫了兩聲，大頭炳就靜默的躺着了。

夜靜得像一個無底的深潭。

燈火在寂寞的飛着。

星星在閃着鬼火似的幽光。

，聽到幾聲冷落的槍聲，心裏一陣發顫，繼而又平復了。他想，這槍聲一定是更仗們在田裏碰了「小摸」而發的，近來田裏的幸頭種，不是給「小摸」們摸得不成模樣？他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槍聲，便是結束了大頭炳的性命的呀。特別是長腰成，對王排長那副誠懇老實的樣子，非常放心。這條財路在他想來是平安大吉的，因為這不單是他們自己的財路，又是王排長們的財路，而且又不是今晚才開始的。

然而到底有些不耐煩，去了這麼久，應該有一點東西搬回來呀，烟屎積煩躁地想了一回。

「你想王排長會不會變卦？」忽然烟屎積心焦地問。

「人家當兵的人，一是一，二是二，怎麼好變卦？」長腰成答。

「當兵的人，倒容易變卦，何況又是污精辣辣的偽軍？」

「你放心吧，人家是改了中央軍的！」

烟屎積啞然，手指惘然地敲了幾下八仙檯，表示無可奈何的樣子，由於他心頭的狐疑漸次加深，他想到剛才那幾聲槍的惡意。

「丟！我去看看——」烟屎積扭轉屁股設想出門。

「你去不得，你去衛兵發覺真的當你偷了！」

長腰成拖住他的臂膀不讓他走。

烟屎積只好無聲地，悶悶地往板床裏縮。

二十分鐘過去了。

三十分鐘也過去了。

烟屎積不安的情緒，隨著時間加深，他起來又睡著，睡著又起來，彷彿是熱沙上的螞蟻。他時而想：萬一那槍聲是向着大頭炳一時而又想：萬一那生命錢一樣的五萬元一去不回頭——唉！

「他最後又長長地嘆息一下。」

突然，盲四和大隻忠帶着驚慌而沮喪的神色走進來，哭泣似地叫着。

「大頭炳死了！」

「什麼？」烟屎積和長腰成同時驚問着。

「在倉裏給打死了！」盲四再說一次。

「其他的人？」長腰成憤懣而又感傷地。

「走散了呀！」

盲四一面說話，一面喘氣，那雙潤濕的雞眼睛，帶着茫然的怒恨的光色在閃動着，大隻忠憤恨地沉默了片刻，然後伸出粗黑的手，一把扣住長腰成的胸前。

「丟你老母，你害人！」

「大隻忠，你幹什麼？」長腰成迷惘地，退縮了兩步。

「你申同王排長，要錢又要命！」

「不要冤枉人，大隻忠——」

「不冤枉你——」大隻忠鬆了手，怒容滿臉地：「烟屎積你想清楚這件事，是誰勾通王排長，誰的頭也給捏斷！」

「對了，我們不能讓大頭炳活活死掉！」盲四憤憤地說着。

「你可不要懷疑我，大隻忠，我五萬塊命根錢都弄掉，我還要鑽棺材洞——」烟屎積用着悲感的聲調說着，隨又轉向長腰成：「公是公，私是私，長腰成，你到底跟王排長怎麼樣的！」

「當天發誓，我是給王排長那架弟果死呵！」

長腰成一聲地，油燈的光照見他的臉孔發青，又發紅。

「咬得鐵釘過嗎？」大隻忠說。

「跟你新雞頭誓願！」長腰成說：「我祖宗八代都在這裏，又有老婆仔女，難道我害大頭炳嗎？」

「這麼說，是王排長借刀殺人！」盲四插咀，冒火的小眼睛釘着長腰成。

「運用說？」長腰成接上。

才用這個毒險手段——」烟屎積暗裏一想，想這個結論，接後又有所觸似地：「不是說王排長就要調差！需要交差交得乾淨，把賣掉的物實都推到「土匪」身上，這就是計謀！」

「越想越真，」盲四說：「發了財，又有大頭炳的屍首做證據，這就兩面兼得——」

「我們殺掉王排長去！」大隻忠有什麼東西燒着心似的，伸一口氣，悲憤地叫起來。

大家怔了半響，沉默着。

被槍聲趕走的伙件們，都若斷若續回來了，小屋子擠滿人，熱氣和怨怒罩住四週。

「大家怎麼樣？殺王排長！」大隻忠大聲叫。

「國家軍隊，殺掉了，村莊不換燒光嗎？」

「殺掉了才講！」一個聲音在人堆中發出。

「這種狗屁國軍，他們來就打死——」又一個聲音叫着。

「我贊成考慮一下，」長腰成冷靜地，想出自己的主意：「王排長我同意殺，但要暗殺，不要明殺。」

「對！」烟屎積爽快，「等他到圩場上，在人叢中槍斃了，沒有眼究。」

大隻忠不說話，大家都表示同意。

「我下手！」盲四自告奮勇地。

「你的眼瞞眼瞞不準，我去！」大隻忠說。

「大隻忠沒耐性，盲四不幹——」長腰成像指揮官似地，「烟屎積去最好。」

「好！」大家同聲叫着。

烟屎積毫不猶豫地接納了大家的意見。

小油燈的光，透過了大家的仇恨的臉，又從門縫間透出去，透到池塘邊那棵龍眼樹的葉子上，靜靜的夜色，籠罩着無數不安的心臟，長腰成一個人閃出門外，忽然感觸到發財之路的幻滅。於是他奇怪地想了一下：「誰在發財？這世界！」

一九四六，八，九，香港

香港文化供應社

香港堅道十二號

THE CULTURE PUBLISHING CO.
No. 20 CHINE ROAD.
HONG KONG

廣州沙面西一〇二號



文藝鑑賞論

文藝修養的南針

英·普列查特著
胡仲持譯
定價五元五角

這一本文藝批評的入門書，是依照本世紀世界文學的最新觀點寫出的。原著出版以後，經過了幾次修改，已成為英美文壇共認的最優良的文藝啟蒙作品。現今英國的文學教師們普遍地把它採用為高中的教材，我國有些大學的外國語文系也採用它了。它幫助普通讀者養成精細的鑑賞能力，使他能從許多庸俗的作品中間，辨別出少數真有價值的優秀或是偉大的純文藝傑作來。對於有志文藝修養的青年們，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入門書。

社會學入門

姜君辰著 四元八角

作者以極淺顯的文字，生動地敘述人類與社會的關係，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過程與規律，指出中國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前途。內容共分八講，每講之後附有參攷材料，複習問題，進修問題等。這正與吾名所顯示的，是一本研究社會學的最好入門書。

坊間講述經濟學的書已很多，然求其深入淺出，便於初學者，殊不多觀，本書取材新穎，觀點正確，敘述明瞭，文筆流暢。全書十講，十四萬言。每講分正文與參攷，眉目清晰，誦讀便利。用作教本與自修，無不相宜。

紅氈月字教程

李方進著 四元八角

英文新聞例釋

H. YAPP 著 \$ 3.50

作者舉出許多現實例子和參攷材料，給予詳細解釋，為閱讀英文報紙者解決一切疑難問題。

目錄

- 第一章 導言
- 第二章 統一與陪襯
- 第三章 律動
- 第四章 變化與重疊
- 第五章 文采
- 第六章 單語與字
- 第七章 散文與詩
- 第八章 韻文的格式
- 第九章 和譜與對稱
- 第十章 故事與風景
- 第十一章 個性與風格
- 第十二章 崇高美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 中國社會史教程 鄧初民著 八元七角
- 中國近百年史教程 張健甫著 六元
- 科學的新聞學概論 薩空了著 三元九角
- 世界漫遊記 王祥珩譯 即將出版
- 英文手冊 楊承芳著 四元二角
- 珠算手冊 廖伯義著 三元一角
- 文學手冊 艾蕪著 四元五角